

52

季刊

清流

ALIRAN
JERNIH

- PP.6767/1/2002
- 2002年1月
- RM6.00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李德超教授题霹雳洞

次韵和答（外一章）

洞天处处显辉煌
一带晴峦连远域
仰观鹤影穿云影
却喜迎君题壁后

佛化氤氲五色光
十分美景动遐方
俯瞰山庄接水庄
寻幽曲径又回廊

登霹雳洞绝顶万庄台花雨亭

登峰最爱夕阳斜
一径花飞千尺雨
放眸陡觉云山远
何必迢迢灵鹫去

绝顶重重树影遮
万庄台接九霄霞
遗迹浑忘岁月赊
此间疑是梵王家

● 张英杰

《清流》

文学季刊

• 52期 •

2002年1月出版

编辑顾问：朱晋韶 田舟 林慕
王枝木 年红 看看
苏清强 晴川 赵杜
伍良之 潇枫

主 编：驼 铃

执行编辑：崔 冰

编 委：一 介 紫梦羚 岳 衡
良 木 郑可达 有 明

校 对：司徒育敏

发行主任：章 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2

国际书号：ISSN 1511-921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m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印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95590-V)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1, Jala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05-2547071
Fax: 2559812

《清流》：http://www.geocities.com/
网址 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现实主义与马华文学的关系

■ 钟 奎

目前的马华文坛，创作表现虽然并不怎样骄人，但某些流派的言论却是沸沸扬扬的。唯独在60年代之前曾经是主流的现实主义 (Realism)，反而沉寂无声，以致年轻一辈的写作者，不但对它感到陌生，有者甚至被误导，而以为那是一种落伍了的文艺思潮，已经不堪为用。笔者因此不揣浅陋，决定略述所知，让《清流》的读者有所参考。当然，也希望能引起高明的关注与跟进，而进一步廓清文坛的乱象。

现实主义也叫做写实主义，是19世纪盛行于欧洲的文学流派，有着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和内容。巴尔扎克和果戈里应是开山鼻祖。前者的一套《人间喜剧》几乎写尽了那个时代的法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而后者则以俄罗斯的社会问题为题材，早期是描写小俄罗斯的生活，如《结婚》、《古风的地主》等；中期则描写圣彼得堡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如《外套》、《勒华底大路》等；到了末期，更是肆无忌惮的暴露地方官吏与地主的贪婪与罪恶，其中以《巡按》、《死魂灵》最负盛名。到了高尔基时代，现实主义又有了更明确的概念与创作的法则。他说：“什么是现实主义？简略地说：就是现实的客观描写，即从纷乱的人生事件、各种人物的性格与行为当中，选取那些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把它们创造成生活的图景、人们的典型的那种描写。”后来，搞理论的人，便根据他的谈话，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通过典型人物、典型环境的描写，深刻地反映现实

生活的本质。”

华夏文学在古代虽然没有“现实主义”或其他什么派别的称谓，但作品绝大部分都充满反映社会现实的精神。譬如最早的诗集《诗经》，在《风》的部分，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是从西周初到春秋时代的民歌民谣，代表了大众（主要为农民）的心声，反映了当时统治阶层与老百姓之间的尖锐矛盾。在《雅》和《颂》的部分，朝廷与民间祭祀时的歌舞唱词也翔实地反映了当时各阶层人民的劳作、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情况，而成了后来的文学创作范例。直到二千五百多年后的民国之初，为了反封建压迫与帝国主义侵害，而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才随着西方的科学、民主、法治的文化思潮被引进中国。马华文学滥觞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而然也接受了这种反映现实的精神与有关的创作手法。

在此后七十多年的各个历史阶段中，现实主义一直是马华文学的主流，其间虽然也有些其他流派的创作活动，但始终不见有什么比较引人注目的作品。唯有现实主义能在马华文学史上留下一些至今仍然为人称道的作家与作品。譬如战前的林独步，战争中的铁抗，战后的

殷枝阳、夏霖等都是。独立后的新一代，表现就更加不俗，吴岸、梁放、贺巾与丁云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作品方面，譬如殷枝阳的《牺牲者的治疗》，贺巾的《青山默默》、韦晕的《乌鸦港上黄昏》等等，虽属短篇，但都是近于经典之作。

到了90年代，一千科班出身的文学青年，大约因为对于自己的创作能力缺乏信心而又急于成名，便互相勾结，想方设法，否定现实主义所有的成就，并坚称马华文学从70年代开始。换句话说：也就是从他们开始。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一而再地宣称要重写马华文学史。其实，谁的文学成就如何，是根据其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来评断的。成功的作品，经得起广大读者的鉴赏和时代潮流的淘洗，不是任何人可以凭一己的喜恶信口雌黄得了的。

这一千人眼看已经成功盘踞了主要大报的文艺园地，便认为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宣布现实主义已经死亡。殊不知，这正好说明了自己的无知。现实主义怎会死亡呢？现实主义，是指进行艺术创作时，要尽可能客观地刻划所要反映的事物的真正本质的精神和态度。现实主义者也强调：作品需具有生活气息和社会意义，以及符合时代的脉搏。因此，现实主

义可以说是与人类社会并存的。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必定为广大人群所欢迎。恰恰是那些象牙塔里的东西，没有生命力。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现实主义也跟着在发展，在深化。现实主义者除了抓紧人物与环境的典型性的基本要求之外，也采用其他一切适当的技法，务求作品达致最高的审美价值，以及尽可能带给读者最大的心灵震撼。他们不但接受了积极浪漫主义那种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甚至连人的潜意识作用，电影艺术上时空跳接的蒙太奇技巧也都派上用场。目前，马华文坛的现实主义者，有的也许在韬光养晦，有的也许仍然在默默笔耕。只要有一天，那些办报的商团领导人发觉自己的受欺，即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扼杀了现实主义文学，局面就可能改观的一天。不管最终的情况如何，大家还是应该秉承现实主义精神，继续创作。好的作品，总有见到天日的时候！❖



越战历史不容歪曲

——评郑可达《The Rockpile》诗注

● 网雷(新加坡)

第49期《清流》发表郑可达一首题为《The Rockpile》的诗歌，诗写得好不好，我不是诗评家，不欲置评。

不过，附在这首诗后的两个注，比诗还要长，占了一半的篇幅，读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注一说：Rockpile 是“越战时，美军在越南中部越寮边界的 Quang Tri 省的一个孤高的山头设营监视和防范北越军队通过胡志明小道颠覆实行民主的南方”；

注二说：胡志明小道“是共产北越政府开发的森林小径，用以渗透南方。”

郑可达的诗注涉及越战历史的性质问题

自法国殖民主义者1954年奠边府之役大败后退出越南，美国介入，直至1976年美军撤退，越南统一止，如何看待这段越战历史？

郑可达的诗注沾沾自喜地说，越共曾数次重军包围，皆无能攻下 Rockpile 这天险；在他看来，越战是由于北越军队渗透南方，颠覆南方引起的。而美军则是替天行道，向共产北越作战。换言之，北越是侵略者，而美军则是为反侵略而战。

这是对越战历史的严重歪曲，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越战结束至今虽已二十五年，然而这场战争的历史真相还是明摆着：它不是越南侵入美国国土而是美军侵略越南，使用各种灭绝人性的武器，轰炸越南领土，杀害越南人民（甚至屠杀全村村民）。不愿做奴隶的英雄的越南人民奋起反抗，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争取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战斗，最终打败美国侵略者，实现祖国统一。

当年越南南方有“实行民主”吗？没有！美国扶植的吴庭艳政府独裁，贪污、腐朽，后来在越南南方人民的反抗下跨台。

你可以不苟同越南执政党劳働党的政策，也可以反对统一后越南政府曾奉行的区域霸权主义，但是对当年越战历史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却不容许肆意歪曲。

在越战中，谁是侵略者？——美军；谁是被侵略者？——越南人民；谁从事不义战争？——美军；谁从事正义战争？——越南人民。

墨写的诗注岂能掩盖越南人民血写的历史！

❖

• 目录

■ 封面	金马仑玫瑰山谷一角(水彩)	◆ 杨伟彬	
■ 封底	青年画家杨伟彬艺术简历		
■ 封二	李德超教授题霹雳洞次韵和答(外一章)	◆ 张英杰	
■ 封底内页	诗中有歌之八: 彬如河之歌	◆ 词: 陈有明 ◆ 曲: 林建南	
■ 文议厅	现实主义与马华文学的关系	◆ 钟 奎	1
	越战历史不容歪曲	◆ 网 雷	3
	——评郑可达《The Rockpile》诗注		
■ 笔谈	新世纪马华文学的前景	◆ 陈雪风	6
	文学创作“必须”反映社会现实	◆ 杰 伦	19
■ 理论与评介			
	历史的沉思·天濂的回响	◆ 鲁 原	22
	——评驼铃小说《沙哑的红树林》		
	序秋山诗集《海浪的掌声》	◆ 吴 岸	26
	——兼谈现实主义深化		
■ 作家风采·文采			
	“磨剑”精神的傻子——有明简介		
	试图以爱滋润人间的陈有明	◆ 翁奕波	
	执著於爱的努力	◆ 钦 鸿	32
	——谈陈有明的小说创作		
	父慈母严	◆ 有 明	34
	——永恒的爱心和教诲		
	老师典范忘不了	◆ 有 明	38
	——记孙一尘、章应梦、罗纯良三位典范老师		
	回忆故乡的草场	◆ 有 明	42

■ 诗歌	十月的彩灯	◆ 牧 云	43
	音乐大师素描(四则)	◆ 秦 林	44
	关仔角	◆ 秋 山	46
	小灰兔	◆ 王 涛	46
■ 小说	寿礼	◆ 凌鼎年	47
	三迁	◆ 朵 拉	48
	城市末路人	◆ 叶 彤	50
■ 散文	回首杏坛五十秋 ——一个老教师的自白	◆ 朱宗贤	55
	僻地的两户人家	◆ 一 介	58
	爸爸的刀剪	◆ 梦 影	61
	文林寄简	◆ 林 琼	63
	老儒医	◆ 晨 絮	66
■ 相声	斗灯谜	◆ 田 流	68
■ 文学蓓蕾	霹雳江沙区中学生散文比赛优秀作品特辑		
	姐姐披上婚纱	◆ 陈 斌 婧	72
	参加婚宴的感触	◆ 郑佩盈	73
	我最喜爱的一篇课文	◆ 陈静慧	74
	我爱江沙	◆ 黄淑爱	76
	星期天的乐趣	◆ 黄淑仪	76
	皇城江沙	◆ 蔡淑玲	77
●稿约			78
●订阅单			79
●《清流》助印芳名录/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80

新世纪马华文学的前景

● 陈雪风

1. 马华文学的危机与复兴



今年一月，小曼、我和许德发，受星洲日报《星洲广场》编者的邀请，出席“期待马华文艺复兴”座谈。策划者的目的，非常明确，他们是希冀“在甫跨过21世纪门槛，让我们通过不同世代的眼晴，以怀疑性与批判性的自觉思维，批判及清理过去马华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

座谈会过后，魏月萍整理了一篇报道发表。

然而，没有任何回应。

马华文坛非常沉静，几乎一丝声息都听不到。为什么呢？原因当然很多，但主要是当今文坛上的作者，并不关心整个马华文学的处境与发展的问題。另一方面马华作家因被报章文艺副刊边缘化，而互相疏远。因为疏远，以致视若无睹，听而不闻。既是无睹与无闻，那么，存在就等于不存在了。

这是当前马华文坛的危机。

马华文坛不但有危机，而且还可说是危机重重。

我们西马的两家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刊发的多是留台学生或海外学人的作品，本土作者的投稿，已沦为陪衬。这现象已使马华文艺产生误读。它让不知就里，特别是有心关切海外或所谓世界华文文学的人，认为那些留台生的作品就是马华文学。

在马华文学史上，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一直以来都是哺育马华文艺，与发表马华文学作品的园地。而今，它虽然仍肩负着在扮演同样的角色，但实质上却已变异，它的表现已是在栽培外国的文学作者。

报章的文艺副刊，编者容或有不同，但与侧重刊用留台生的作品一样，都不重视文艺批评，这似乎是由上个世纪末已形成的一种潮流：文艺批评有伤和气。

文艺批评，对具体作品的褒贬，自然会引来反批评与争议。这从某个角度来说，自会伤害到和气。何况，天下的文人（作者）都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然而，没有批评，

作品就难分好坏；所有的作品都可能被认为好作品，实际上，却是一些滥竽充数的东西。

进入新世纪，马华文坛在沿袭的仍是上个世纪的遗风——追赶后现代主义的表达形式。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种思潮，我们听到的或在说的，可能都是一个片面。

在马华文坛上，现代主义的出现，虽然它是作为一种重见的间接的移入，但非常明确，它是马华文坛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反动。因此，两者曾发生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与诤难。

然而，马华文艺的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甚至现实主义的作者，似乎都没有发觉与回应。这就难怪有人还不断在问：马华文坛有后现代主义吗？而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并不如现代主义者那样，曾在马华文坛阐发他们的理论。我们能看到的是更加解构传统，形式支离破碎，与语言浅陋；在那里也许不乏生活的细节与点滴，但

它是知的告示，与形象灵活无关，空了七情六欲，把叙说与形式当成了艺术。

我的看法，文艺副刊编辑在选稿上偏差，与见解失误，对马华文学的发展势必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马华作者历来都依赖报章的文艺副刊发表作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报章的文艺副刊，就等于马华作家失去了用武之地了。

至於排拒文艺批评以及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理念，更应该展开讨论。因为这些问题对马华文学都会发生长远的影响。

在整个世界上，文学这门语言与意识的艺术，

渐失去其魅力，而迅速地小众化，我以为咎在它太多的主义。马华文坛若为趋时将后现代主义生吞活剥当作一种创新的艺术型态，那么，它也许可以自许赶上时代，但却将失去本身的面目。

在期盼马华文艺复兴的座谈会上，我当时开门见山，肯定地强调：“谈文艺复兴，必须要先有所

批评，对不好的东西与现象进行解构，再重新结构，去发展新的东西。所以，谈文艺复兴，必须回顾过去的马华文坛，看看有一些什么需要发展或强化，才能找到复兴的着力点。”

马华文学史上有什么值得在当下给予复兴的呢？

方修编著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他编选的《马华新文学大系》，以及战前马华著名作家的专集等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华文学于1919年滥觞之后，在发展上，前半个世纪都贯穿与体现以人文思想在关切着社会与现实生活，不论是明确有所为，或在创作中由其题材的内涵自然赋予的主题，都体现了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与人生启迪。

文学创作关切人生，人就反过来关切文学的书写。文学作品因此曾经是大众的精神粮食（读物）。

马华文学也曾经不例外，它描述先辈当年垦荒拓土，开矿当码头苦力的悲惨遭遇与生活，是文学对人的入道呼唤，更是人

生不平的抗争与理想的寄寓。

我在座谈会上曾强调：文学创作不能离开现实与人，如果它背离了人与现实，只有想象与虚拟，文学便失去价值与意义，成了怪诞荒谬的故事。

马华文学有历史，虽然不太长，但也有八十多年了。因此，它肯定有其重要的作为，值得重视与发扬。

有人认为马华文学“未曾有过一个很兴盛的年代”，所以没有什么值得“复兴”。

这说法很可能是他没涉猎马华文学史。实际上，如果我们走进马华文学史，就会发现，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与战后的50年代，前者是“抗日救国”热血澎湃，后者的“爱国主义”与反黄运动，更是标志着马华文学迈向崭新的境界，突显出它植根本土的风姿与建构本土的意识。

有历史，可以演化成一种力量；有传统，不是包袱，而是一种荣耀；我

深信我们文艺复兴，完全有我们的依据。

2. 文学与色情故事

今年度的国际华文书展期间，主办当局南洋商报于6月28日晚间，在书展现场举办一场座谈会，由傅承得主持，邀请陈蝶、陈志鸿与我主讲“文学还是色情”的问题。

当晚的听众非常踊跃，约有五百人。可惜主讲人所触及的问题，似乎都欠缺深入的分析，而且各说各的，看法的分歧很大。

我以为座谈会讨论“文学还是色情”，在当前来说是一个深具意义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媒体、作者与读者，已分不清文学与色情故事。或者说我们的社会，已将文学降格为庸俗趣味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将色情或美其名曰情色的故事，当作是文学作品，大事宣传推销。

我在三十多年(1967)前，曾写作《论郭良蕙的〈心锁〉》，这次想旧事

重提，又抄了《上海宝贝》的一些片断，试图在座谈会进行连续性的批判，以厘清文学与色情的“区别”。

文学与色情故事是两码事，那么，两者之间的区隔在那里呢？

我的看法是色情故事的书写，意在叙述男女之间的情欲性事，渲染两性互为诱惑与交媾过程的淫荡。这类故事的读者，在阅读中，除了激起性欲，或在心理与感官受到一定冲击外，并没有其他的受益。

在论郭良蕙的《心锁》里，我通过分析女主角夏丹琪的性格、家庭教育背景与生活环境，论证了一个有学识思想修养，感情纯洁的少女，由失身、淫乐、放荡、以致乱伦，那故事情节的演变与情理格格不入，是不真实的，它完全是属于一种作者刻意的杜撰。

在《心锁》里，少女夏丹琪，因为为爱人范林变心爱上她的同学江梦萍，气愤怨恨交加之下，答应

江梦萍的大哥江梦辉的求婚，嫁给一个她尊敬而没有情爱的人。婚后背着丈夫，同已身为姑丈的旧情人范林重修旧好通奸，随后更进一步地搞上其丈夫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乱伦。作者郭良蕙为此相当卖力地描绘了一连贯缠绵而刺激性的情节，但人物性格与思想转变是否有其可能性，却只有疑问而已。

因此，我认定作者郭良蕙的创作意图，一如她所书写的故事与人物行为一样的邪恶。我曾强调：邪恶的人物情事和乱伦，当然可以写作小说。不过，却不能背弃写作小说的目的。将它作为现实社会丑恶腐朽一面的反映与鞭策。否则，便要犯上严重的错误，在潜移默化之中，毒害和腐蚀广大读者的思想情绪。

老话重提，我的目的要以它当作论据，支持我这样的论点：以人物与故事情节的真实性，确定情欲性事的描写是否必要，从而区分文学与色情故事。

虽然我的论述被认为是道德主义或以道德去涵

盖小说人物。但我要进一步表明，每一个时代的文明都包含着一定的道德。人类社会不可能产生没有道德的文明。

在座谈会上，各人的讲话，没有明显的针对性，但论点却似是针锋相对而背道而驰，相去何只千里。

陈蝶介绍了西方一些色情电影与色情小说。而其结论：一些谈到性的书本及电影，其实具有一定的性教育。她对中国诲淫诲道的性书与小说，也有惊人的断论。她力排众议（定论），肯定《肉蒲团》有性方面的启蒙作用。

当前负有盛名的青年小说作者陈志鸿，论点也语惊四座。他认为文学与色情的分野是没有定论的。他不同意一本小说有部分色情，就归列于色情小说。

他特别强调，他个人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色情的。

当然，设问“文学还是色情？”也许可以引发一些议论，但期待是什么

？难道不是在寻求一些认同与结论？

我步离座谈会的现场，心情非常复杂，有疚愧，为的是在发言中因情绪波动，没有将话说个一清二楚；也有失望与迷惘，而心境是十分落寞。

关于文学与色情故事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再进一步展开探讨。不同的看法有必要比较深入与详细地提出来，以便激发我们的思考。我发觉，看法分歧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我们几近麻木了。

情欲是人的心理与生理的一种自然状况，它基于本能的冲动与由外界刺激所引发。换句话说，凡人皆有情欲。人，因为有情欲，就有可能淫乐。文学作品既是描绘人及其生活，故事情节里出现情欲或淫乱的纠葛，我们当无理由因此便将它归为色情故事。小说是否属于色情故事，那不能空口说白话，它必须经过具体的分析，以一定的社会制约与思想原则来论证，始能有所论断。

实际上，一部曾被视为淫书的小说，在不同的年代与环境下，特别是经过某些删节，它就有不同的定位。而我们可以公然自由自在地阅读《金瓶梅》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等书，就是一个例证。

不过，无论如何，色情故事与性教育作用是无法牵涉在一起的。色情故事，也不会关乎什么高贵的情操。

发生在上个世纪而轰动一时的故事，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走廊的一角，遇上莫尼卡·卢因斯基；扯下裤子的拉链，而她便与他口交。有谁能说这不是色情，而视为高贵情操的一种情不自禁？

如果马华文坛不关注文学作品与色情故事，让文学作品与色情故事混为一谈，这只能让作家自辱。

假如我们的作家，写作色情故事，当作是文学小说，这样的东西只能称为色情文学。

3. 马华文学走进21世纪

华社研究中心在6月25日晚间，主办了一项“马华文学走进21世纪”的学术座谈会，邀请温任平、傅承得与魏月萍主讲。

“马华文学走进21世纪”是一个深具轰动性的课题。

以时间的概念说，马华文学确实走进了21世纪，因为目前已是2001年了。不过，就马华文学本体考量是否已走进21世纪，却还是一个问题。座谈会的课题，看来是将不一定已产生的状况，当作了历史了。

其实，当晚三个主讲人在谈的就是上个世纪马华文学的一些现象。

在21世纪，马华作家，由傅承得的观察，他们无法走入生活，在书写的表现，未能精益求精，甚至是闭门式书写。他这过去式的陈述，也是一种未来的预见。他有先见之明。

温任平、魏月萍参与

座谈前后，皆有讲稿在报刊上发表。前者是一篇洋洋大观的论文，题为〈马华文学发展二律背反〉而后者发言的根据应是〈马华通俗文学普及化探析〉（见《人文杂志》三月号）

温任平承认“文学毕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说文学有或要有传统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的意思也表明，因为是“一脉相承”，所以，要“讨论马华文学进入21世纪会如何如何之前”，需要回顾历史。

毫无疑问，在现在来说，温任平对马华文学发展的观察是广泛而有一定的深度。尤其是他对所谓马华文坛的后现代主义的认识与批评。

他说“自90年代以降，马华文学发展趋向”，有三个特征：一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萎缩化露骨的政治训诫文学全面溃退；二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勃兴；三是马华作家凭他们的实力，打进了中台两地的文坛，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

期，某一种流派的文学创作兴盛起来，另一种流派，特别是原先的主流，相对来说显出“萎缩化”，这是事实，也是自然的现象。但他说的“露骨的政治训诫文学全面溃退”，应该是其他国家的事。在马华文坛，就我看，并不曾出现过什么“露骨的政治训诫文学”。

他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划下等号的说法，我觉得是很草率的言论。

在历史上，苏联、中国与东欧的一些国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念，曾经是左翼整个艺术领域创作的规范，其文学也就成为左翼文学的概念。然而，左翼文学是相对于右翼文学而言的。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则是衍生自现实主义的一个新型的文学流派，它的区隔范围是其他原有与可能新产生的流派。换句话说，若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式微了，而左翼文学却不会随之衰弱或消失。比如在中国，现在已不像开放以前那样热衷提倡“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或以其作品当作规范，但左翼文学还是存在的。

在马华文坛的状况，也是一样，即使再也没有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念为马首是瞻进行艺术创作，如果有一些艺术工作者与作家被以右翼阵营看待，其作品以右翼文学称谓，那么，就有左翼文学存在了。

温任平说在90年代，马华文学发展的趋势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勃兴”，与其论述马华文坛的后现代主义的言论是互为矛盾的。

一种文学流派的勃兴，它是指延用有关的思想理念，以进行的创作实践，表现出色有可观的成果。

可是，马华文坛的后现代主义作者（如果有的话），有何创作表现呢？

温任平的观察是，后现代主义被引进马华文坛，创作实践者是在形式与技巧方面的试验，亦嫌不足。在文学风格上的表现是“异质驳杂、众声喧哗，

拟摹遽仿，拼贴即兴”。

他的批评是：有关作者“真正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内涵有深度了解的不多。形式在变，他们也跟着变；别人的技巧看起来新颖有奇趣。他们也尝试作类近的实验”。

最后，他还是回到他预设的结论里去：“马华文学进入21世纪出现明显的矛盾与严重的分歧。”因为马华文学的发展套在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二律背反里。

而什么是二律背反的体现，温任平说，那就是“21世纪的马华文学一方面可能是有机的。而另一方面却是碎片式(Fragmentacy)；一方面写实，一方面写意。……”

如果所谓“矛盾与严重的分歧”指的是文学发展史上文学思潮与流派之间互为批判与论争，这是自古已然的事，并非进入21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因而，《马华文学的二律背反》经历了冗长的回顾，引录了后现代主义论述的各种论点，依然徘徊在上

个世纪的历史里。

已置身在21世纪里的作家，要是继续写作，当然都会各有作为。问题是想望有怎样的作为？

进入21世纪的马华文学，正如魏月萍所指出的，上个世纪涌现的问题，诸如“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分际模糊化”、“专栏作者与作家角色互为倒置”与“谁撑起了通俗文学的明星作家？”当然也会继续存在，甚至往极化发展。

魏月萍在这方面的省思非常积极，而她的批判也属中肯与鞭辟入里。她的论文显然未曾在时间上由20世纪跨进21世纪，但却既不好高骛远与夸夸其谈地针对着问题，颇具胆识地指陈：“我们缺乏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进行严肃的思考与讨论，或对这两种不同文学载体进行判断与鉴赏，藉以形构出具形式与精神内涵的差异，建立马华文学的审美经验，及厘清文学走向大众化及商品化的内在及外在因素。”

她对报刊专栏泛滥以及专栏作者与作家角色倒

置的批评，书店设置流行榜、选录十大好书十大作家排行榜，还有媒体炒作“作家明星”等得失的分析，不失是一种真知灼见。

她的批评启示对立面的省思，分析某些举措的得失，已直接地摆明正确的取舍。

我们探讨马华文学在21世纪里应寻求营造什么新景象，需要的正是有胆识与坦然的论述，无畏的批判精神，否则结果难免流于闲扯。

4. 文学与××文学

文学作品应该反映，刻划与表现的内容是什么？

在探讨与厘清这样的问题之前，如能先对文学的概念给予界定，我觉得比较好，而且可以避免在叙述的过程混淆某些概念，浪费许多笔墨。

文学是一种通过文字（之前或同个时期，也包括口语）在表达一定的人物情事的艺术，这就是我们统称的文学作品。它的

创作动机，主要在于刻意再现其时或历史的现实生活，藉以宣示一定的寓意，对读者提供生活的启迪。

文学自它诞生开始，它的题材就非常宽广，无所不包。不论是直接的经历体验，间接的听闻，或者是想像，只要作者感觉到有趣味，而认定可以表明一些道理，寄托情怀，就可以把它写成文学作品。

我个人是认同文学起源于摹拟的学说。我认为摹拟可被解释涵盖了两个方面，一是现实与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是休闲的享乐（娱乐的游戏）。

因为时代的演变，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学的界定在历史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诠释，也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无论怎样的补充修饰，甚至互相否定，文学还是不能被诠释为化学或符号。

当文学作品的内容有了特别强烈的另类倾向性，乖离了它原本的概念，对文学的共识发生了极大的

歧异，它的内涵与意义背弃了文学的典律与传统的规范，为了避免文学的本义受到伤害与误读，于是新型的作品，就被进一步加上修饰，另作圈定，诸如闺秀文学、通俗文学、色情文学、科幻文学、纪实文学、荒诞文学等等，名目举不胜举。

而不同时代，不同的历史分期的文学也有不同的归类，诸如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另外，还有因不同文学理论而形成的派系，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文学若被冠上一定的修饰词，以示区别，主要的原因不外是其书写的内容特别而表述的形式有其独特的色彩。

因此，在我看来，创作文学作品，它要刻划表达的内容是绝对离开不了人的生活，人类社会与现实环境，包括真实（存在）的景象与想像（虚构）的意境。

某些作者把“反映社会现象”的表述，当作是共产党的专利，加以反对，那不是他们无知而是他们仇视共产党的移情作用。其实，这与马华文学是无关的。因为，不管他们自称或被称为什么流派的作者，他们所书写的内容都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自古以来，文学作品即使书写的内容是虚无与怪异的人事，也是在将它当作“真实”的情况看待。

作品被冠以色情小说、色情故事或性书，这古已有之，而且是各国家在各个时代，层出不穷的事。在现在的美国，甚至有写作色情故事的作者被称为“色情文学大师”。

色情文学出现与流行，我认为只要将两者区分，基本上它对传统的文学是不会有什麼伤害的。可是，色情作品又为什么要面对批判呢？这理由很简单，色情作品含有败坏道德的恶劣影响。我们要批判色情作品，这只说明我们的社会——生存环境，还有道德观念存在。

我们面对流行的色情

作品，如果给予包容，那也不一定就表明没有道德，只是道德的意识与准则在比较上有区别而已。比如英国曾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列为禁书，而后法庭宣判解禁。萧伯纳（英国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更进一步宣言，每一对要结婚的青年男女，都必须先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

我们的传播媒体，与有些开明人士在谈到《上海宝贝》时，都会强调，它是被中国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又将其作者卫慧称为前卫女作家。

他们这样做，我相信有两层意思，一是间接揭示它有露骨的淫乐性事描写，“大有看头”；二是表示中国还很落后保守，不能开明地看待作家的创作，压制创作自由。

要是有人还对中国查禁《上海宝贝》怀有愤愤不满的感受，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事，除非他要藉此反对中国。因为他的愤愤不满与所谓仗义是没甚关系的。

相对来说，我们是自由得多，因为我们可以自由地阅读。不过，假如你看了《上海宝贝》，你会有什么获益呢？获得性教育？洞悉了在当今的中国上海，已经涌现了一些开放的新女性“媚外”地崇拜西洋男人的肉体？……

上海宝贝是什么东西？

一个漂亮而聪明的女人，以她青春的胴体与鬼马的智慧，尝试（享受）性爱快乐，复以文学来演绎她的经历（创作小说）。她自认是坏女孩，但她却致力寻找各种美丽的语言，将坏女孩的行径与思想，渲染成“活宝贝”。

而所谓前卫作家的称誉，当然是在褒扬卫慧是走在时代的前头，或是引领时代的作家。而她更因此成为我们媒体的专栏作家。

最近据悉金庸的一班好友，在策划提名金庸竞争今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对金庸个人来说，确实是一项喜讯。但在文学范畴来看，可能只是一项争议的案子。因为武侠小

说毕竟是消闲的通俗读物。金庸的武侠小说文笔生动多姿，人物形象饱和着血肉，个性突出，又有结构上峰回路转、曲折而富有神秘感的故事情节，无疑开创了武侠小说的多元特征与新境界，成了家喻户晓、有口皆碑的阅读对象，从而带动了武侠小说的阅读风气，提升了它在文化上的定位。可是武侠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包括在内，因为媚众娱乐是其旨诣的核心，因此无以摆脱商品气味，而其题材内涵，完全局限在说故事，因而所建构的情节仅仅只是历史与文化的复制，与艺术的创造，失却相提并论的实质与共性，它的真实性是虚拟假托，它虚构寓含的暗示与象征，却属于可能的幻景，无关实在。

因此，大众是它取悦的对象，而其宿命是通俗小说。

所有在“文学”之前加了特定修饰词的东西，它本身就说明，原来本有文学在。它们不能等同文学。

5. 文学的大众化 与小众化

文学的草创时期，因为教育与传播等的局限，虽然是属于小众化的玩艺儿。但由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大众的。因为当文学作品受到知识阶层的欣赏之后，它就由上而下，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而成为大众平时言谈的资料与话题。

作者以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与阅历，吸收民间传说与发挥想像力，编造了各种各类感人的故事，运用生动的语言书写成一部部的文学作品，在社会的上层阶级流传阅读，而后再由其读者在口头上讲述给未能阅读者，或通过讲书人将作品的内容复述给群众听。因此，在一定的时期之后，文学作品书写的人生形象又回返到现实生活中来演化为生存的取向与价值（意义）的评估。而它的表情达意的叙述形式与词汇，又逐渐为人民所吸收沿用，直接丰富了民族的语言。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文学，它实际上也

是大众的。因为大众是它要提供阅读的对象。反过来，大众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它的熏陶与默化。

不过，文学与读者的关系常处于摇摆状态。一般来说，当文学创作的理念稳定，共识广泛而较持久的情况下，文学是大众的。反之，就小众化。

在上个世纪一百年间，欧美文学创作新理念层出不穷，各种主义的论述就有百多种。各个流派的作家还在试验摸索不出什么成果，转头又有别的流派，对他们进行否定，一方面又在召唤着他们去做新的尝试。在如此创新的前提下，作者昏头晕脑，读者更不知何去何从。

于是，“文学的小众化是宿命”的论调，便淹盖了文学，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哀叹。

回到马华文坛，小众化也不是它的宿命。

在马华文学史上，马华文学的发展是起伏的，在30年代、50年代、70年代、80年代都曾经有过不

同程度的兴旺，创作的成果可观，而文学活动也频繁。

至於马华文学作品销量少或滞销，我看最关键的原因是分销无路，没有发行网。

另一个原因是它越来越没有“公信力”。它的名字（马华文学）历年来皆不断有人在贬损与破坏。90年代开始，情况更加恶劣，有一批留台生，加上国内几位专栏作者或时评家，他们互相呼应，把在他们之前的马华文学作品，一概斥为垃圾文学，加以否定。有者践踏之后，更扬言要放火烧芭；有者则拾取他人的牙慧，不由分说，指斥当前不少马华作者，即使身任大学讲师，或有硕士、博士的学术资格，他们的中文造诣只是介于中三到中五阶段。

其次，是文学作品与其他读物混杂不分。举一个例：“这些专栏作者长期盘踞副刊，累积了声名后，就将专栏文字结集出版。所以，不少专栏作者俨然以‘作家’自居，导致作家‘泛滥成灾’，而

不少作家也受邀执写专栏文章，遂使两种身份互为混合，也使读者难以厘清其角色定位。”（魏月萍语）

三是：文学人口有太多的选择。

马华文学因有上述的诸多原因，自然不受垂注

。将文学作品销量少或滞销的现象，说是文学的小众化。这我觉得需要商榷。

“文学小众化”是作者拒绝正视作品销量少或滞销，与不设法改变状况的一种“自嘲”。“文学小众化”的说法，原本是指一批（少数）自鸣清高而刻意标新立异的作者，受到读者遗弃后，对文学（作品）的辩护；声称文学本来就属于少数人的，作品少有读者是正常的事。

“小众化”这个符码，也意味着文学作者对读者的背叛。当文学作品被读者投诉“不知所云”的时节，我们听到作者的斥责：“看不懂是你程度太差”；也有某些作者宣称他希望

其作品有人看一千遍，不稀罕一千人阅读一遍。或者说：我为下一个世纪的读者写作。

职是之故，马华作者或论家，也学着别人的口吻说什么“小众化”，或是什么“马华文学小众化是宿命”等，看来都是出自误解。

对于文学的大众化，在概念上我发觉也存在着歧意。

文学大众化，不等于文学通俗化。它是要求文学的普及——把文学带进大众的生活里去。

文学大众化是文学发展，在某个特定年代的策略。

在50年代前后，马华文坛曾发生一个提倡大众文学的运动，也就是文学大众化的运动。文学大众化，立意是在使大众更亲近文学，接受文学作品阅读，作为怡情修生养性的自我提升。它的目的是在争取文学人口，但不是将文学低级趣味化，或将文学写成色情故事，奇闻怪

谈的通俗读物。恰恰相反，提倡文学大众化的针对性正是在于打击那些渲染不良意识、伤风败俗的读物。

因此，将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学等同看待，我认为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它已模糊了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隔。

大众文学，是指文学大众化后的文学，而不是通俗文学的扩大。通俗读物由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扩展至推理小说、科幻小说等形式，这是通俗文学范围（类别）的扩大，而不是文学的大众化，或大众文学。

自90年代末开始，马华的传播媒体，书店或出版社，刻意在制造明星作家，编设畅销排行榜、十大作家及十大好书等活动，这是商品的推销策略。它的目的（结果）是使明星作家更加出名，有关的书多销一些与提高其作者的知名度。这类活动当然可以发展阅读风气，但真正受益的是通俗文学与消闲读物，而不是文学作品。

文学（包括文学大众

化后的大众文学)若与一般通俗文学混淆在一起,相提并论,那么,文学便会失去了它原本的面目(文本)与价值。

6. 迷失·真伪·路在那里?

20世纪的90年代,我认为马华文学史上一个比较迷乱的时代,在那时期,有一批到台湾留学的新生代,先是破口咬定马华文学没有经典。因为经典缺席,就没有发言权,大肆诋毁马华文学,并声嘶力竭地喊叫马华文坛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破产。随后又出现“断奶”的号召,再进一步是宣布要“烧芭”,意图放一把火将马华文学,彻底乾淨地消灭。同时,另有一些留学生的前辈,为了争取“马华文学的诠释权”,正式再提出重写马华文学史,并为马华文学重新定位。他们的身份是高级知识份子、大学讲师,但有者霸道的气势,恶言劣语;喊打喊杀的凶态,真是叫人心寒。

有人不满意方修所写的《马华新文学史稿》,认为需要再写一部马华文学史,这不但无可厚非,更是值得欢迎的事。但没有评析而粗野地否定方修的著作,甚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却是一种有失人格与伪学术的小动作。

马华文坛排斥文学批评,也不热衷理论的探讨,文艺副刊热衷刊发或转载外地的文稿,许多资深作家的作品消声匿迹。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被说成是“主流”,而指什么后现代主义作品,在马华文坛早已是既成的事实。既好像赶上了时尚,而且还引领时代。

副刊专栏的“意见作者”,多煞有其事地把后现代主义看成已是马华文学的珍品。他们截取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或台湾有关论者的片言只语,就将它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一些就整体看是互不相干,支离破碎,或者是“拼贴即兴,拟摹遽仿”,似可解又不知所云的文字排列(说不上是组合),即当作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反过来,凡是

看不到现实意识或现代主义游戏技巧的东西,就被视为是后现代主义了。正是“所谓后现代主义作者在趋新求异的同时,对后现代主义的内涵、特征似乎不甚了了”。

文学创作的成果瑕瑜不分,什么是马华文艺?其本体是否存在?还有所谓流派与其区别在那里?有疑问没疑问,含含糊糊,是是非非真真伪伪,一片混淆,更有什么是作家与一般作者两种身份不清不楚,甚至互为倒置,以致有人不得不为之质疑。

马华文坛在上个世纪未涌现的问题、迷思,自然会被带到21世纪来。这是否能得到重视,展开探讨,对今后马华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创作成果的得失,与作家定位方面的混淆与真伪,倘若不能有任何研讨与厘清,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马华文学与读者的距离会进一步地拉远。

在21世纪,如果马华文坛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那么,它的系铃人是作者与副刊编者。

道理非常简单，问题来了，副刊编者不打开门户，让各方进行讨论，问题就不会得到澄清与解决，困挠当然不会消除，相反的，越积就越多。另一方面，选稿的取向若继续过于偏颇，对于马华文学的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傅承得曾公开批评有些马华作家不爱阅读。这使到他们的视野受局限，在书写的表现上，无法精益求精。

作家不喜欢读书，自然不可能写出杰出的作品。

因此，马华文坛能否出现新景象？首先得看副刊编者与作家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与表现。

爱好文艺，有一定程度的文学修养，或者本身也是一个文艺创作者，这并不能保证他就是称职而可以广受欢迎的文艺副刊编者。

我以为一个文艺副刊编者，最主要的还必须要胸怀，对各流派的作品可以兼容并包，对作者没有成见，尽量避免因朋党

感情用事。而且能明了所负责的工作与促进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另外，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也负有不少不容推诿的责任。

马华作协有数百名成员，其中大多数是马华作家。可是，它对马华文坛涌现的问题，并不太关注。近十多年来，虽然搞了一些活动，而且忙于编辑马华文学大系，但它对关系到一些创作取向的冲击，与会员的实际利益事件，都仿佛没有声息。

我不想以马华作协不忧虑马华文学的前途是其失职，以示批评。然而，它的振作是马华文学未来兴盛的一项贡献。

在提出上述三点看法之外，我有两点期盼，一是期盼马华作者能够意识到本身肩负的责任，需要发挥民族语文的优秀传统，并有意识地努力将它提高至新的水平上。而不是在有意与无意下破坏语文的传统，书写不合文法的句子，乱套词汇，任意改变词汇原来的含义与性质。

二是希望能看到，大多数的马华作者都应非常自重，认真地看待自己的创作，避免作品的构思与写下的一言一语，自己也无法理解和说个清楚。换句话说，能够意识到肤浅或低级趣味的表述，对文学是一种摧残。

文学作品的深奥，不是故弄玄虚，深奥是意涵深远的自然流露，而不是模仿或刻意的表态。深奥不等于不可解与不可理喻。它是隐含着智慧与奥妙。作者意欲试验任何新的理念应尽可能多了解有关的论说，别只一知半解，人云亦云地邯郸学步。这一点马华文坛免于陷入迷乱是非常重要的。❖



文学创作 “必须” 反映社会现实

■ 杰伦 ■



驼铃兄：

来函及《清流》编辑部策划“关于马华文学创作的取向问题”的笔谈缘起和议题都看过了，依照您的意思，尽量做到“条理分明，深入浅出”的去讨论马华文学应否反映社会现实等问题。

首先得赞许《清流》编辑部同仁的这一项具有积极性及意义深长的笔谈策划，若非对文学创作事业有着崇高理想和深切的关怀，又何需掏什么心思费什么精神去策划与议论那市场已愈来愈小的华文文学呢？说实在，《清流》的惨淡经营已逾十载，但她仍然屹立不倒，不但不垮，却有“她在丛中笑”的风姿和气度。

其实我们坚持文学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也即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像伟大的词人毛泽东一样一反陆游咏梅的孤芳自赏、凄凉抑郁的调子，那么乐观进取，雍容高贵的咏道：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重涉文坛，我读了方修先生在过去50年来编选和论述的有关战前及战后的马华文学创作，跟着我也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上中下三册《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我进一步的受到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精神的感召，又一次的肯定，文学是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存在的，它和时代同呼吸，是时代的产品，没有生活，就没有文化艺术，更如何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呢？

文学史家方修先生穷个人毕生的精力去编选及论述马华文学作品及马华文学史，就是坚信现实主义马华文学能开出更灿烂的花朵，结成更丰硕的果实的明证。

中国解放前后的成名作家孙犁（1913年生），他在论述他的一个短篇《山地回忆》时说：《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

孙犁的《山地回忆》的写作泉源明显的是来自他自己的生活的，也只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才会那么的深刻和动人。

再看写《绿化树》的小说作家张贤亮，他说：我写的是一个人，写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写一个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的人。他又说：生活，本身就是光明的；亮色不一定是结局，而在过程之中。明显的，《绿化树》也是小说家张贤亮反映了那一个年代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的文学作品。

往下再看中国诗人艾青的自述。他说：当然，说真话会惹出麻烦，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是，既然要写诗，就不应该昧着良心说假话。说真话才能感动自己，感动别人；说真话才有震撼力。然而，说真话是什么呢？它就是诗人反映社会现实，直面残酷现实生活的体现。

还有藏克家与何其芳对写诗又有什么

深刻的体验呢？

何其芳在《回答》的诗里这么咏着：
不，不要期待着酒一样的沉醉！
我的感情只能是另一种类。
它像天空一样广阔，柔和，
没有忌妒，也没有痛苦的眼泪。
惟有共同的美梦，共同的劳动
才能够把人们亲密地联合在一起，
创造出的幸福不只是属于个人，
而是属于巨大的劳动者全体。

诗人何其芳的思想和感情是和广大的劳动者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在自述中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

而诗人藏克家也一样，他在《有的人》一首诗里这么写着：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做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

诗人藏克家在自述中说：我写《有的人》，是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痛切的个人感受的。而他又说：一个诗人要在他的作品反映某种生活现实，那他必须对这种生活现实有着深刻痛切的感受和体验，

他想描写人物形象，就必须对这些人物了如指掌。

我不厌其烦的以上述一些作家和诗人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体验的话作为我参加这一个笔谈的一项具体而有力的论证，如果我们不想一件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成为某种人物家庭中的摆设，我们就不能不同意，文学创作，不但是“应该”，而且是“必须”反映社会现实的。

驼铃兄，写到这里，我事实上只涉及第一个论题，即是文学创作应否反映社会现实。

记得在去年（2000年）年中，马来亚南大校友会举办的微型小说比赛，在参与比赛的六百多篇作品里，只有一篇微型小说是以我国的引起族群担忧的义山问题为题材。这就说明了华文作家把写作的心眼放在那儿。如果华文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感情与大众生活全无相关，有多少人会对那些所谓的文艺作品兴起阅读的兴趣？

我们认定文学创作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而事实上，目前或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让我们看到或读到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刊在大报或小报的文学副刊上的，又有几首诗，几篇散文和小说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

现实生活的呢？

诚然，这社会可供消遣的娱乐太多了，它占去人们读书阅报的时间也相应的增加。但阅读的风气是可以培养的，它必须从小的时候做起。其实，爱护自己的文化，也应该从小的时候开始培养，这是华社，也是华文作家们的共同问题。这绝不是短时间里可以成功的问题，它是这一代或更长的努力始能见效的问题。

回到我们作家本身的问题上来，我们真的必须一边探讨或笔谈，一边搞文学创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因此，我在这里向《清流》的策划人建议，拉长时间来谈论文学与族群，国家及其他领域有关的问题，相信会比一次过的泛谈更有效。

在现实主义文学走下坡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做呢？

有讨论总是好的。那就让我们继续的讨论下去吧！

此祝

文祺！

弟

杰伦上

16.7.2001 ❖

小 启

(一) 本刊从下一期起由田舟任主编，王涛则为执行编辑。

(二) “马华文学创作的取向问题”笔谈已经展开，盼望所有关心这个课题的写作人发表意见。为示郑重，所有参与者尚请附寄玉照为荷。

历史的沉思 天濛的回响

——评驼铃小说 《沙哑的红树林》

◆ 鲁原(中国)



● 作者鲁原(前排中间)与马华诸作家摄于青岛·

我们刚刚送走的20世纪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民族和人民解放斗争如火如荼，人们终于结束了殖民主义统治。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共产主义思潮曾经风靡全球，不少人作为社会理想为之奋斗，并在一些国家和地方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两种社会制度进行激烈冲突，并且各自在做着巨大调整，取得了新的发展。这是一个各国人民进行过英勇斗争并付出沉重代价的世纪，这是一个社会历史进行着重大转折并显示了巨大跨度的世纪，这是一个知识分子进行了艰苦探索并融入社会进步的世纪……当告别这个世纪的时候，谁能为它的巨大发展而欣喜？谁能为它的历史跨度而震撼？谁能为它的深刻变革而困惑？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驼铃先生的《沙哑的红树林》就以亲历者的视角，真实地感受并叙述着这个世纪后半叶的生活变迁，书写了一部南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也是一部知识分子艰苦探索的心史。

历史的沉思

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转折时期，诗人公刘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怎样不沉思这段历史？”这是这个时代的社会主题，也是这个时代的文化主题，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和文化创造都难于离开这一主题。驼铃先生则以小说创作的形式沉思着这一历史主题。

从时间跨度和人物经历看,《沙哑的红树林》带有某些自传的性質。小说的主人公林金枝(参加革命队伍后化名竞智)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到七、八十年代的社会改革与紧张的种族关系的缓和,马来西亚现代历史的重要社会变革都被纳入人物的视野,这使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了史诗的构架。然而作家并没有以史诗宏大结构展开曲折情节,也没有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展开教化主题,而是以一个普通的华裔知识分子曲折道路展现这一不平常的社会矛盾、历史变迁、百姓生活、人物心理。小说的叙述采取了“平民视角”,这一视角虽然不免平淡一点,但却有利于历史反思。

《沙哑的红树林》将小说的主人公和叙述者合二为一,给人浓重的真实感,也便于揭示人物的心灵历程。林金枝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华裔家庭,红树林里留下他躲避日本侵略军的深深足迹和痛苦记忆。此后他为了完成高中的学

业和保住普通的教席,进行了艰苦的拼搏,走过了坎坷的道路,殖民主义和民族歧视的政治现实迫使他投入争取自由和生存的斗争。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但为生存和平等进行着不得已的挣扎;他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平凡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反而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民族矛盾。他并没有自觉地参加马来亚共产党,但丛林里被迫进行的艰苦转战,使他既感受到战斗的必要,又感受到革命队伍一些过左过头政策的无奈和偏失。他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身份卷入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又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感受斗争中发生的一切,并进行着历史的反思。这反思是超越时尚的,超越世俗的,超越个人的,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历史追问。这种人类的终极关怀,显示了人物,也显示了作者的磊落人格。

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反思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也是对自己历程的痛苦回忆,对人类命

运的认真思索。他不随波逐流,不看风使舵,唯历史的进步是从。

《沙哑的红树林》的历史沉思正是这样的。历史转折时期是思想混乱时期,是价值多元时期,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使人们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也使人们对过去产生不同的是非判断,或者固守旧的看法而裹足不前,或者全面否定历史以占风潮之先。林金枝不是这两种人,他做着一个人知识分子严肃的反思。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没有否定,小说以木枝一家和他的乡亲们的苦难遭遇表明了这一点。小说对马亚西亚下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华族的艰苦生活做了真实的描写,也正是因为如此,金枝才将为生存的斗争与为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并且逐步倾向于革命。革命的道路更为曲折,历史的是非也更为复杂。林金枝走进革命队伍的历程,使他感受到斗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又对颠簸于丛林之间感到疲惫与无奈。他对革命队伍进行的肃反带着怀疑

和恐惧，又感受到那险恶的斗争环境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导致惨重的牺牲。他对种族关系的日趋融洽和社会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又对商品社会的见利忘义、残酷竞争心怀拒斥。商品经济带来了社会的发展，但又未必尽合人类的发展；共产主义是大同的世界，但又一时难于实现。十九年丛林转战，和平来了，回到社会，一切都面目全非，该怎么理清这场梦境？该怎么宽慰这番情怀？该怎么回答这段历史？这是时代遇到的问题，也是林金枝遇到的问题。他困惑，他思考，思考的结果是现实的确认和理想的坚持；共产主义是信仰，“信仰不是学说，它不问可能不可能，只问好不好。”“它只要求信徒确认它是至善的精神境界，最高的人类文化。”这思考正显示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它超越了个人得失，而进入了终极追问，进入历史的深层，哲学的深层。这追问正是社会转型期间人们、尤其是革命者无法回避

的问题。

《沙哑的红树林》以人物的生活道路和生命体验，沉思着生活的巨大飞跃，沉思社会的深刻转型，沉思历史的内在困惑，它显示了作品现实主义的深刻之处。小说最为精彩的一部分是和平实现以后人们不同的生活选择和历史命运。童年的伙伴、学校的朋友、部队的战友乃至结发的妻子，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思想产生了迥然的变异。它既显示了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多元选择，又完成了小说的艺术结构。有改变又有坚守的是正直知识分子林金枝。他没有去商品经济的海洋里淘金，也没有在穷困的椰园里固守，而是安贫乐道，接近自然，继续探索人类文明的道路。这既显示了他儒家文化的传统人格，又表现了他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他有困惑，但这困惑是历史的困惑。自幼生长于斯的红树林，终于成为历史的见证，成为思考的化身：“经过五十年的揣摩/终于明白你在说什么/你说

尽管地壳断裂漂离/你仍然抓紧脚下的土地/尽管风雨和波涛在打击/还是造就绿障千里/而人类的行为却教你心疼/一具具的尸体漂过来流过去/战争与摸黑偷渡/演出一幕幕的悲剧/难怪你的嗓音如此沙哑/原来你在忧患中挣扎长”。红树林在这里完成它的象征义蕴，小说完成了它的艺术构思。《沙哑的红树林》是无言的沉思，是历史的见证，一个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探求，终于在无言中沉入历史深处。这正是这部小说的思想意义，它是历史沉思时代的沉思的历史。

天濛的回响

《沙哑的红树林》是“沙哑”的叙述。在这个现代后现代众声喧哗文化语境中，人们纷纷追求叙述的新奇，追求表现的新潮。这固然应该肯定，以现代后现代思想情感为基础的艺术创新将长留于文学史册，但文学的真正价值首先在于内容。“沙哑的红树林”不是一部新

潮小说，也难于用现代后现代批评标准进行价值判断。它表现为一种淳朴的写实风格，但朴中见真，淳以为美，回荡着大地和人心的自然音响。

首先在叙述时空上，本书采取了自然时空的传统叙事。它没有现代小说常用的时空交错，或现在过去时、现在未来时的技巧，因而也就少了些叙事的波澜。但平铺直叙也给人以历史发展的自然形态，增加了它的真实感。作者在叙述中充分运用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叙事式（如丛林战斗到和平实现），显示了时间的巨大跨度，增加了历史的沧桑感。

其次在叙述视角上，本书采取了主要人物的单一视角。它没有用现代小说常用的多人称多视角的转换，似乎也少了些创新的技巧，但主要人物的单一视角，保持了历史的连贯性和叙事的亲历感。它也没有采取革命叙事常常使用的作者全知全能的视角，描写历史斗争的轰轰烈

烈而以主要人物的“平民视角”将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遭际展现于人。它增加了生活的质感，也显示了反思的真诚，这是时代人文思想影响的结果。

第三在情节结构上，作者采取了平铺直叙的传统方式。它没有用戏剧性编织情节，也没有精心结构人物关系，而以人物经历为线索进行朴素叙事。这种叙事方式少了一些阅读的吸引力和艺术的冲击力，不能不说是本书的缺陷，但朴中见真，显示出生活的本真状态和历史的自然发展。另外，作品前半部分这种“非情节化”结构，倒为后半部分人物的不同生活选择和命运结局做了反衬，使后半部分显得更加自然真实，进一步揭示了社会变革的急速与深刻。

第四在艺术描写上，作者采取了以白描为主的语言方式。它没有选用现代小说常用的幻觉、梦境、变形等意识流手法，而是实实在在绘其所见，书其所感，如小说开头部分的夫妻对

谈、亲戚求助、邻里关照，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纯朴的世态人情。南洋华族艰难的生活和朴实的人情，历历在目，华族对神州大地的深情和民族文化的深根，不言自现。小说后半部分金枝被追捕的惊险、上队的曲折、行军的艰辛，也都使人身临其境。作者并没有着意渲染什么，但字里行间流露着真实感受，发出了天濂地声。

艺术就是送样曲折前进：当以生活为本体时，人们强调着它的真实性；当“按着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显出它的质直时，人们开始寻求它的艺术化；当艺术化显示出技巧炫耀的弊病时，人们又追求反朴归真。其实很难说那种表现方式更为优越，更为先进，而以表现出作者真挚的艺术感觉为上。《沙哑的红树林》没有炫耀任何技巧，唯真诚和真实是存，发出自然和人心的天濂，构成朴中见真，淳以为美的风格。它虽然缺少了一些现代手法而略感平直，抵鲍真诚和真实给它带来艺术生命。❖

序秋山诗集

《海浪的掌声》

——兼谈现实主义深化

◆ 吴岸



1998年3月，我在广东中山举行的第三届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上，对华文诗坛上存在的有关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创作与生活等关系问题，发表了几点浅见。当时，各种新崛起的现代诗派几乎盘踞整个诗坛，坚持现实主义的老一辈诗人几乎都靠边站，他们虽然心里不服，但却有感于“后生可畏”而选择保持沉默。因此，我当时的发言，也就有些“敏感”了。以下是我当时的发言。

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实践具有指导的作用。但是在百家争鸣立论纷纭的情况下，诗歌理论对诗歌创作可以是一种指导，也可以成为一种的干扰。青年人开始写诗时，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待到读了一些理论后，反而觉得难以下笔。老一辈的诗人写了几十年的诗歌，有时也会受到各种新崛起的理论的干扰。

我以为，对于一个有自己创作经验的诗人来说，理论只能当着参考，不断总结自己创作的经验才是最好的理论，才最具有指导的作用。

写诗贵在坚持和探索。坚持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坚持自己的创作方法，坚持自己的生活体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吸收别人的长处，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别人用不同的尺度加以批评或甚至否定，那是因为你的立场看法、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和他们的标准不同，不一定是因为你的作品不好。他们的意见也可以参考，但不要被它所干扰。

诗歌发展到今日已趋多元化，这是对整体诗坛而论，对个体诗人而言，是否也可以在创作方法上尝试多元化呢？当然，一个诗人是应该持有其个人的主见、立场和基本的创作方法。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对各种其他的包括很现代的方法与技巧进行探索与尝试，吸取别人的长处和新的技巧为己用，使自己的创作技巧获得提升和发展。这是符合个人创作实践的需要，除非你选择墨守成规。

尝试多元方法是寻求自我提升、自我超越的必要途径。艺术形式总是决定于内容的。既然生活内容是多样化的，回忆的，现实的，理想的，个人体验的，集体经验的，农村的，城市的，古代的，现代的，未来的，那么表现的形式就不能不考虑寻求最恰当的语言与艺术形式，不论是现实的，浪漫的，古典的，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

我认为只要诗人具有个人所坚持的基本立场、美学观点与鲜明个

性，这些不同形式的探索，将使诗人的个人风格在作品中更加发展更加丰富。

但我是反对追逐潮流的。一个“追”字在这里已经显示你不是一个首创者。对于年轻作者来说，追逐潮流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一个成熟的诗人来说，他应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融会贯通所吸收的别人别派的长处，集艺术的大成，进而(如果可能)带领潮流。

现在有人主张诗歌应从探求生命终极和存在开始，我个人仍坚持应从生活开始。把生活、生命与生存三个概念机械分开甚至对立，是不符合实际的情况的，认为生活是存在的低层次也是不恰当的。创作实践的过程，即包含着诗人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实践过程，对生命的体验和体悟的过程，也是对生命终极的某种程度的认识过程。

很难想象离开个体生命的具体发展过程能认识生命存在的本质。那种认识充其量也只能

是抽象的、概念的、人云亦云的或某一刹那的非本质的观照。很难想象离开对生活的正视和掌握而可以在冥想中达到深刻表现生命终极的诗歌作品。

关于生命终极的认识，宗教是早已有定见的，信仰佛教或基督教的人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相信的真理。我以为要求一个诗人通过诗歌艺术对生命存在和生命终极作原始式的宗教式的探求，甚至因此殉身，虽然壮烈甚至可歌可泣，但却是一种近乎缘木求鱼的作为，是不足取的。

诗人的生命是自己的，从出生到成长到经历人生苦乐到死亡，都是自己所独有的生命体验，不论是深是浅，是单调是精彩，也不可能为他人所能替代的。诗人在自己的诗中创造了自己的生命形象，自己的存在世界，自己的天空，自己的山河和云雾，自己的宇宙。

当人们说生命的本体是悲哀的，当人们说悲哀即是存在，即是生命，即是诗的本质时，

而你却在关怀大众、关怀社会的过程中体会到生命的欢乐，为什么不可以说生命和诗的本质也是一种欢乐呢？

但我认为悲哀与欢乐是构成生命本质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诗要表现生命的本质，即要表现悲哀，也要表现欢乐。

二、

马华诗坛上，对诗的争论常被一种对纯粹的形式主义议论喧嚣所掩盖，仿佛诗只是一种有时近乎雕虫小技与无关乎内容的形式主义。

一些现实主义的诗作者也被这种对形式主义的“高深”理论所迷惑，逐渐进入诗的误区，或无所适从，干脆放弃写作。

秋山却是一位始终拒绝进入这个误区的青年诗人。他坚持文学来自生活，坚持注重诗的内容，坚持在注重内容的基础上讲究技巧。

《海浪的掌声》是他继1993年和1995年分别出版的《大海与我》和《一树芬芳等你》后的第三部诗集。其中的作品，是1995年后几年中所写的。和以往两本诗集不同的是，这本诗集也收入同时期所写的几篇诗评和文章。诗作是收集在前两辑即

《海浪的掌声》和《拉让诗涛》中，第三辑《葛海探珠》则收集这几篇探诗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文章。

我曾在《大海与我》的序文中说，秋山已经走出自己的道路，走上一条踏生活与艺术的道路。我预言他将会在不断扩大和深化生活的同时，提高对社会的认识，掌握更高的艺术技巧。读了他的《海浪的掌声》中一些作品，我发觉他在诗歌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理论认识两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海浪，不需要雕刻》是一首兼有实践成就和理论认识的诗作，作者通过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诗观及对现代诗盘踞今天

诗坛的看法。请看诗中这几段：

“起起落落本来就
是一种规律
涨潮退潮何须太
过在乎”

“不必用风的谎言
把浪抬高
也不必用船的开
路将浪分开”

“不必为大海粉墨
登场装腔作势
海浪舞姿仪态万
千千变万化”

“不必为大海雕雕
塑塑
海浪脸上不愿留
下刀痕”

生活如同海洋，生活的丰富性就体现为海洋仪态万千的海浪。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泉源，丰富的生活决定艺术达臻真善美的先决条件。海浪的辽阔和宏伟的确是不需要匠人去雕塑的。作者在这里首先深悟到了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的真理，也驳斥了形式主义者否定生活内容及试图以形式技巧代替艺术的徒劳无功的荒谬观点。

这个基本的观点，作者在《诗情话意》这篇序文中，说得更为明显。

“诗的力量源于内容和技巧，有内容没有技巧，形同有躯体而没有灵魂，有技巧而没有内容，则是有花枪而没有把戏。站不出舞台。”

收集在《葛海探珠》辑中的《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化》一文，作者在副题中注明是“略谈吴岸观点”，实际上所表达的却是作者自己对现实主义文学深化问题的相当深刻的领悟，而我认为作者的这种领悟，并非单纯来自作者对“吴岸观点”的抽象的认识，而主要是从他本身的文学实践的经验总结。

三、

但有一点是值得补充的。

虽然作为自然生活形态的海浪是不需要雕塑的，它的生动性远远

超出人为雕塑能力的极限，但是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作为艺术形象的海浪，却还是需要经过艺术家的“雕塑”的。这是因为生活虽然是丰富的，多姿多彩的，但它是分散的，凌乱和不集中的，而艺术却比起现实生活来更集中，更典型，更能表现事物的本质，因此也更具有艺术性。

艺术是艺术家在对现实生活素材的掌握，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的思考、分析和综合，从而创造出来的具有更高级感性的艺术形象。

在反对文学上的形式主义，承认生活作为文学泉源的丰富性时，说海浪是不需雕塑，是对的，但是正如同现实主义文学也强调技巧一样，现实主义文学也强调海浪需要“雕塑”，而且是更具创造性的“雕塑”。

即使是生活，也不可一般化和简单化。比如社会生活，就有不同的层面，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等

等。又比如是个人的，现实主义也绝不排除个人和自我。但是我们却藐视一切脱离现实的虚假和无病呻吟的自我。

现实主义者也要对个人生命进行探索，但是他绝不是一种脱离现实，远离社会而凭空对所谓生命终极和生存的冥想。现实主义者主张从生活开始，在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中领悟生命的真义。不要把生活、生命与生存三个概念机械分开或对立，更不要错误认为生活是存在的低级层次。

文学创作实践的过程，就包含着诗人的个人与社会生活实践与认识的过程，包含对个体生命的体验和体悟的过程，也是对生命终极的认识过程。

这些道理，也许并不难理解，但却是一个诗人一辈子都探索不完的道路。 ❖

2000年11月于古晋葛园



“磨剑” 精神的呆子

——有明简介



有明即陈有明，其他笔名还有先鸣、草儿、欲醉、金贝……等等。如今她是小学退休教师。祖籍广东省东莞县。

她深爱着霹雳文艺研究会，因为她发觉文艺会有温暖的光芒和鼓励的力量。

她热爱着《清流》，拥护着《清流》，把《清流》视为生命似的。为了《清流》，她与四面八方的有心人交换意见，倾听文友们的肺腑心声。

她爱花草树木，故特别喜爱园艺工作。她说那些草木，让她体会了弱小者坚韧的生命力。她认为：生而为人，更应该懂得重视生命和热爱人生。

她写过各种体裁的文章。小说、散文以及议论文章都曾得过奖项，总计不下20次。近年特别喜爱写新诗。

她现为霹雳文艺研究会理事之一，是《清流》首任主编，也是山城诗社会员。

已经出版及行将出版的作品有：

1. 《温暖》（小说集，已经出版。）
2. 《还是要战》（散文集，已经出版。）
3. 《旧情浓浓》（散文集，已经出版。）
4. 《追上云彩》（诗歌集，行将出版，计收新诗100余篇，歌曲20余首。）

文友称她是文坛上的呆子，有一股“磨剑”精神，认为她对写作的执著以及那一股浓浓的激情，并非等闲之辈可以企及。 ❖

试图以爱滋润人间的陈有明

马来西亚70年代女小说作家陈有明，笔名水浪、草儿、浩金、纯灵、先鸣、飞雁、慧先、曙苑等。祖籍中国广东东莞，1936年2月13日生于马来亚霹雳州甲板。陈有明一生主要以执教华文小学为业，也曾有过编辑生涯。业余勤于写作，即写小说，也写散文、诗歌、剧本和论文。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温暖》，散文集《还是要战》、《旧情浓浓》等。

也许是她儿时经历的坎坷与不幸强烈地震撼着她的心灵的缘故，陈有明的小说选取的多数是悲剧题材，笔下所揭示的主要是家庭悲剧，其次为社会悲剧。而悲剧的症结多在于缺乏真正的爱心，于是作家便以爱心贯穿于所有小说的始终，试图以爱的精神来剖析人生，填补社会、家庭罪恶的深渊。因而在她的小说中，不管所描写的故事中爱如何受到摧残和蹂躏，爱总是无时无刻不在滋润着人间。即使像《腐蚀了的父女情》中嗜赌成性、丧尽天良贩卖子女以求一赌的亚仲，最后也在爱的感召下痛改前非。在作者反映家庭之爱、亲人之爱的同时，更着重正面表现了感人至深的师生之爱，如《浩然师恩》。

陈有明的小说颇为注重人物形象，饱满以及个性的鲜明，如《温暖》、《浩然师恩》、《恨海》、《腐蚀了的父女情》等篇中的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是颇为成功的。

陈有明也写了不少散文，大多取自自身的经历和生活体验。情真意切，每一篇文章都洋溢着浓浓的情，深深的爱。

陈有明的小说也好，散文也好，都带着浓重的自叙性成分；散文与小说互为表里，读者可从中领略作者人生经历的坎坷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也因此，她的作品文字亲切、坦诚，毫无雕饰痕迹。假如作者能在艺术构思、表现手法和语言的锤炼上进一步去用心追求，相信她的作品一定能更臻于完美。❖



执著於爱的努力

谈陈有明的小说创作



钦鸿
(中国)

爱，是人们生活中一种最基本的感情，也是一种最美好、最圣洁的感情。有了爱，生活便充满了光明，充满了温暖。反之，世界将变得漆黑一团，社会将陷于崩溃的境地。——这是马来西亚华文女作家陈有明的小说集《温暖》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陈有明的小说，大多写的是悲剧题材。有人问她其中之缘故，她的答覆是：我要问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多问题存在。是的，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悲剧震撼着作家的心，使她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形诸文字。但是，对于她来说，揭露各种社会的或家庭的悲剧，出发点不是恨，而是爱，是深深的爱。她在小说集《温暖》的后记中写道：“要想治国平天下，必得先有一个理想美满的家庭”，“家庭美满，家人必能得到幸福的温暖，人人都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家，也希望人世间都充满了爱心和温暖。”我们且不论这种观点的科学性程度，却可以肯定，作者提倡和追求家庭的爱，家庭的温暖，是极有意义的。

以爱的精神来剖析人生悲剧，在陈有明小说中大体可分两大类型。一类是描写畸型的父女关系或母女关系。如《腐蚀了的父女情》、《恨海》等作品，揭露为父者（或为母者）的丧尽天良，他们为了金钱和享乐，竟不惜将亲生小女推下火坑，搬演出一幕幕人间的悲剧。《温暖》则写了一个女孩饱受其养母折磨摧残的凄惨故事。但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爱也不会灭绝，作者笔蘸浓墨，描写了代表着“爱”的另一方家长，如《恨海》、《温暖》中的父亲，《腐蚀了的父女情》中的母亲亚仲嫂，他们对子女的挚爱、关切，以及他的抗争和无奈，都深沉地传达出作者对爱的呼唤。

如果说，上述作品侧重于展示家庭内部的悲剧的话。那末另一类作品则主要从社会的角度抨击蹂躏爱的野蛮和罪恶。小说《错》中的木华受金钱的诱惑，加入了抢劫团伙，成为见不



到阳光的黑暗动物，不仅他自己的家庭无法享受爱和温暖，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无数家庭的幸福，因而最后受到刑律的惩处。《跃游金海》由揭露富商高俊宏的丑陋历史而切入主题，严厉鞭笞了他丧尽爱心，造祸社会的罪恶行径。对于这类社会性的悲剧，作者依然不忘从家庭的角度予以审视和反映。像木华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其父母的歧视冷遇不无关系，而他肆意侵害别人的幸福，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自己家庭的毁灭。高俊宏的发财致富，建筑于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基础上，但他最后还是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作者通过形象的描写和故事情节的处理，谴责了社会上、家庭中种种无爱、偏爱、滥爱等不良现象，抨击着形形色式、程度不等的践踏别人幸福以逞一己之私利的卑劣行为。透过这充满着恨、闪烁着批判锋芒的笔墨，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作者内心里的深挚的爱。所以，陈有明的作品给续者的感受，与其说是恨的檄文，毋宁说是爱的呐喊，为社会、家庭、人生多有一些爱而大声呐喊。这，应说是她的小说的主旋律，也是它们最有价值的所在。

我们知道，爱的内容多种多样，表现上也各有不同的形态。陈有明小说在反映家庭之爱、亲人之爱的同时，又着重抒写了另一种感人至深的爱，即《浩然师恩》所写的师生之爱。与上述作品迥异的是，这篇作品用的是正面歌颂的手法，通过“我”入学、改过、别师、打工、受恩、念师以及探病等一系列情节，刻划了恩师李景如先生的动人形象，描写了那种深似海、重如山的纯洁的师生之爱。诚然，不必讳言，这篇作品对素材的提炼和

剪裁都比较粗糙，艺术构思尚不够严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更像一篇散文而非小说。但是，作品中流泻着的那种深沉的感情，那种尊师、崇师、爱师、刻骨铭心地思念和感激恩师的真诚感情，会在每一个受过师训的读者心里，产生强烈的共鸣。

作者在散文集《还是要战》一书的封底，写着这样几句诗：“风雨中成长/波涛里生活/劳碌奔波求生计/苦学奋斗寻希望”。这些诗句，概括了作者艰难的人生之路。正如为中外文学史一再证实，许多作家最初的作品大多印有自身的痕迹那样，陈有明的这部《温暖》也有着浓重的自叙述性质。我注意到，她写过的散文《人生哲理不易解》、《泥淖里的自白》等，都可成为《温暖》中的好多小说的注释。因此，读她的小说，颇有一览其人生历史之感。这里有苦难，有曲折，更有奋斗和追求。作者正是凭着不屈不挠的奋斗、追求的精神，靠着众多良师益友的指引、帮助，才能踏过苦难，跳出“泥淖”，昂首阔步于康庄大道，成为一名光荣的卓有所成的教师和作家。对于她的作品，读者可以评头论足，指摘其中的一些毛病，如典型化程度不够，情节处理不乏疏漏，叙述多于描写等等，但是，我们极赞赏作者对文学、对马华文学的执着的爱，极佩服作者不论“遭受了多少风浪和挫折”宁肯“牺牲一辈子精神和心血”，而长期以“毅力、勤勉和奋斗”（《自勉》诗），耕耘马华文学园地的追求精神。有此，作者可以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准；有此，马华文学的进一步兴盛和发展，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父慈母严

——永恒的爱心和教诲



● 有明

“父母的言行可影响儿女毕生的命运。”这是最有道理的格言。

人活在世上，必会与人群有着密切的交往。在人群中，我们能活得快乐，活得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话，就得靠永恒地持着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每个人的思想和人生观都不会相同，那是各人在儿时得到的家庭教育各有差别的原因，父母平日的言行和教诲对儿女的一生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能无忧无虑地活着，安然洒脱地过日子，是因为我有一个慈祥和蔼的父亲。他有浩高的爱心和昂然豪放的气派。在精神上，他永远有真正的安宁，那是他从来不做亏心事。他的见闻广博，心胸豁达。故我自小便想学慈父的榜样，希望能修成安安然然，自自在在的“小神仙”。

我可以在暴风雨中挣扎成长，平安度过重重惊涛骇浪的人生，锤炼成坚强不屈的意志，凭顽强的毅力来克服恶劣的环境，那是全靠母亲平日严厉管教，对我施予超越我能力所及的苛刻要求。童年时几乎天天得遭受痛打和责骂。因为小时挨惯了折磨，尝尽了痛苦之后，在人生的道路上，遭受到种种风雨波涛亦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反而很有耐性地设法排除万难，承受一切惨痛

悲苦。学了母亲克苦奋斗的榜样，令我对人对事从来不敢马虎应付，对任何大小事件，都会亲力亲为，认真设法处理。偶有重要事件发生，定会镇定应付。故我能过着一个真正有原则，有意义的快乐人生！

父亲向来慷慨大方，把钱花在正当的用途上。他常从镇上买回一大包一大包孩子们喜欢的糖果和玩具，派送给左邻右舍的孩子们。嘻嘻哈哈！哗啦啦的我们，吃完了好吃的，就吵嚷着父亲讲故事。好奇怪，已经许多年了，父亲还是有讲不完的动人故事。每一回只要父亲讲故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就绕着父亲而坐，人人都听得入神，脸儿露出天真可爱的笑容，不想吃饭，不想冲凉，更不想回家。我觉得父亲讲的故事时比李大傻讲的更有趣。因为我们只听到李大傻的声音，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父亲却能现身说法，表情逼真，流露真情。那动人的情节和感人的内容可真丰富。犹记他讲楚霸

王的轰轰烈烈的战迹时，最令我佩服。父亲投入的讲述可使大家陶醉，那活生生的项羽就在我们的眼前一般。他的威风，他的勇猛，简真是惊天动地。近日看吕良伟所饰演的楚霸王，因剧情改得太离谱，反而看不出味道。吕后的戏份太重，使到虞姬根本发挥不出什么力量，原本的英雄美人味都让“杀掉了”，导演和编剧者都不够高明，只有不知原本历史的年轻人会被蒙骗。要是父亲在世，给他看到这套改得没有一点历史味的电影，定会愤怒得睡不着。父亲嘴里的民间故事，使我成熟成长，早早就懂得人情世故。这对我后来当上小教员时，便能敬业乐业，可说有很大的帮助。

有时父亲出门三几个月没有回家，我们这群小孩都像失落了很多东西，只要父亲一到家，大家都兴奋起来，蹦跳得十分起劲。亚牛最喜欢骑在父亲的背上，江儿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大夥围绕父亲问长问短，

父亲的怀里还搂着虹儿呢！我们的天地马上有了生气，一次比一次更热闹。亲友们戏笑父亲是圣诞老人，我说父亲比圣诞老人更可爱，可亲及更可敬。

父亲人缘好，交游广。父亲和朋友上茶楼吃点心总会有我的份。小时我是男装打扮，故有个好听的男儿名字，而能有机会听大人高谈阔论，评论世界大事，分析社会动态。今天想来，那真是一种福气。我最爱看他们豪放地畅饮着，一杯又一杯地喝个痛快，茶或酒同样是浓郁芳香的。他们谈得起劲时，脸面呈现种种兴奋快乐，豪情壮志的语调，可给听者激动，可令人鼓舞，也让我小小的心灵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也让我从小就长得不像别的女孩那般斯文或那般忸忸怩怩。故平生不会有小气或不够大方的弊病。

父亲常带我到他工作的锡矿场地，他陪着我登上高高的金山沟。能尝到登高的滋味是满

足的，当时我似乎觉得英姿飒爽，无限风光在脚下。我自知并不软弱，我可以在高处站稳脚步。凉快的轻风正热烈欢迎着我，温和的阳光，伴我谈笑，伴我欢乐。父亲慎重地说：“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见得越多。”如今想起，父亲显然是个天生的教育家。

我最喜欢握着父亲常用的大水笔，身处於广阔的大矿地，只要把水笔稍作摆动，高射出去的水力则发挥巨大力量，坚硬的石壁，厚厚的泥层都让射得震动、松弛、崩塌。价格不菲的大量锡沙都让水力把它从石壁里冲射出来。真看不出，也料想不到，水笔竟有这么大的力量。每回，我手握着大水笔，总爱把玩多时，不愿离去。我只要左右摆动着水笔，让水花四处溅溢；那可真美丽，而且，水声轰鸣。这不可多得的情趣，烙印於心坎数十年！

父亲不时带我进深山，他告诉我很多药草

的名字和用途。森林里美丽的花蝴蝶可多得令人入迷、令人陶醉。有山涧溪水的地方更好玩，两脚浸在冰凉的清水里，会有很美的感觉。我老是追捕不到一只点水蜻蜓，水里的小鱼和小虾更灵巧，捉不到它们，只好坐在石头上，仔细地欣赏它们在水中游乐的美姿。

父亲为了探索野猪出入的途径，便在适当的地点挖掘深深的陷阱以捕捉顽强的野猪。

父亲只要进深山，不会空手归。他常采回很多药草、老虎乳和蜂蜜。老虎乳可医奇难杂症，是不易多得的名药，它的价格惊人曾上升到数十元一两。父亲最重视那老野藤，他懂得把老野藤加工制造出很多耐用而又标致的拐杖，那是市上买不到的特制品。父亲多数把做好的拐杖送亲友。如今家中仍留着父亲制的野藤拐杖。

日军南侵之时，父亲为镇上尹老板管理芭

场。他要策划如何开垦、种植、收获及推销农产品等工作。芭场虽有百多名员工，而父亲无论大小事宜都有办法处理得井井有条，农工能互相合作，效率提升，农作物也丰收。老板赞不绝口。我非常钦佩父亲的办事能力，他是果敢，英明能干。和父亲在一起，可得到纯真以及真善美的感受。父亲晚年双眼失明，那是我最感痛心的事，逝世时已是八十五高龄。

母亲享年将近八十岁，人顶壮健。凡事她都要亲力亲为，她生性顶爱整洁。她一向耿直，不爱奉承别人。数十年来很少有人敢当面冒犯她。大家对母亲只有敬畏，大概是母亲长相威严。

母亲坚毅得像个女强人，有点像个钢铁打成的女将士。日本时代，她常单独地爬山越岭到森林中去砍伐柴薪。曾惊险地从虎穴里逃生——幸亏那头是被母亲惊醒的睡虎，睡虎亦受惊吓而慌张奔逃。她曾大

胆地砍死大毒蛇。一次大雷雨过后，母亲毫不畏惧地挑着重重的木柴要渡过一条大河，那时山洪大水来得又猛又急，幸而遇上好心的沙盖叔叔，助她一把，才能登岸，否则必定命丧大河之中。

晚上母亲到处走动，向朋友推销各种日常用品和首饰以赚取佣金。在芭场，母亲可锄可耕，挑担负重，健步如飞。学手艺时，母亲精明聪慧，眼快手灵。每一样手工艺品，经她亲手做成，必是上乘货色，玲珑精致，人见人爱。母亲对烹饪讲究而有心得，能烹煮各种美味可口菜肴。母亲目不识丁，否则会比其他的女强人更强。

母亲在学校工作的那阵子，每晚只睡三、四个钟头，身兼数职的她。除了打扫校舍，又得包老师们的伙食和为人洗烫衣服，晚上还得替人车衣到深夜。母亲常说：“要找钱就得趁年轻！”母亲真个是与时间赛跑，分秒都在争

取。她常警戒我说：

“人要学好一种本领，并求精通。”母亲平生省吃省用，视钱财如命根，她痛恨父亲把钱花得过度豪爽。她常骄傲地说：“身上存着钱，老了便不会饿死街头！”

从母亲那儿学会立志坚定，不畏大风浪。儿时被母亲天天折磨鞭打，身上嫩肉青瘀红肿，时时被罚跪榴梿壳至深夜；天天以泪水伴饭下肚。最后是不再哭泣啦，连想自杀的念头也消散了。

我不会仇视痛恨母亲，因我很早就懂得人情世故，当我涉足社会工作后，更能大澈大悟，自觉自强不息的我必定是“棒下出肖儿”。母亲能令我堂堂正正的做人。那是她日夜捶打成的硬铁，我多像风雨吹不倒的刚强胜利者。母亲是不曾受过教育的旧时代妇女，她生性脾气暴躁，又十分自负，我是个读书明理的女儿，一切的一切都得原谅宽恕母亲，不能老是抱怨。这样自己会比较活得

快乐，活得有意思。

我的勇气、胆识、毅力和坚强都是母亲锤炼成的。数十年来，经历多少辛酸悲苦穷困的日子，我都立意要苦撑。犹记两个小儿幼年夭折死亡及外子从高处跌下受伤失去工作能力的愁云惨雾时日，我都能坚强地独力负荷，从不能颓丧。越是多灾多难，就越要奋身挣扎，让家人获得信心，获得保障。

我有福气承受父母的优点和爱心可说是幸福的。 ❖

（本篇收在《旧情浓浓》散文集中）



老师典范忘不了

——记孙一尘、章应梦、罗纯良

三位典范老师

■ 有明



这几十年来，对所有我认识的老师都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我尤其是时刻都不会忘掉老师们在上课或课余的言行。我常把老师们的好典范作为我自己这些日子里处世待人的借镜。老师们的典范是一部珍贵的处世秘诀，也是我在工作上的一部好的教学法。孔子的学生将孔子的言行编成一部论语，我倒很想将老师们的好典范也述说一番。

当我念初中一的那年，安顺三民中小学都换了一个新面貌，很多好老师都由外地请来了，他们多是孙一尘校长的朋友，或是因间接关系而聘请到的。一提孙校长，我则会想起他那好学不倦的精神，他最后是为了要到外国去留学而离开了三民学校。孙校长虽是结了婚，也有了孩子，但他仍有一份坚强的毅力，自爱勤奋的好典范，实在可敬可佩。那时的我，也私下立了一个志愿，一心想学孙校长的好榜样。如今上了年纪，还是希望自己有机会多读一点书，这种爱读书的瘾，大概是当年种下了根。

一尘校长长校以来，三民的校誉在下霹雳确实是可歌可颂。当时的师生们都能打成一片，学生的学习情况良好，成绩水准都相当高，大家都认为有机会在三民学校念书就是有福气。当时的同学们除了努力学业，并能多注重各方面的活动学习。每年学校都举办运动会，同学们除了热烈参加各项节目，在事前必会认真练习，作

好准备。老师们都非常负责地训练和指导运动员，好让每位健将都锻炼成敏捷的身手。三民学校亦常举办游艺会，师生们都落力地工作，出色地表演，幼稚班的儿童都有成功的演出，家长们和学校都有了密切的联络，故此好多家长都乐于参与那热闹的盛会。平时学生们对办壁报、各项学术比赛以及图工美术展览等活动都有浓厚的兴趣，工作人员都能齐心协力地把工作办好。三民中小学能有多姿多采的辉煌表现，这应该说完全是孙校长长校有方，领导得力。他平时能衷诚地与老师们共同合作，尽心尽力办理校务，使学校不断地进展，使三民学校名闻遐迩。

孙一尘校长仪表斯文，慈和中带有几分威严，学生们除了听话，对他也非常尊敬。他离开三民学校以后，大家都非常的惦念着他，可惜他后来从外国留学荣归后，一直都在新加坡任高职。我虽然没有机会再看到孙校长，内心仍是念念不忘他的好典范。

章应梦是我们初中一的级任老师，他身材高大，体格壮健，两目炯炯有神，脸上永远带着慈祥的笑容；我在作文中曾经为他取了一个雅号——可爱的好母亲。

大家最喜欢上章应梦老师的课，只要他一进课堂，我们都会集中精神，很用心的听课。他的华文文学修养非常深厚，资料非常丰富。每次讲课时都能引经据典地为我们讲解古文，将我们领进一个美妙的文学境界里，使我们陶醉于古人那份雅意豪放的气氛中，让我们吮吸着阵阵的书香和点点滴滴的甘露。章应梦老师可以一口气讲两三节的课，而却找不出一分钟的冷场，他认真的讲课，让我们听得够入神，讲到妙处，我们师生共同享受，大家都体味得微微笑。当课题进入高潮时，同学们往往拍案称绝，拍手道妙，呵呵的笑声充满了整个课室，章老师那慈祥的笑容更令人觉得可亲可敬。

章应梦老师为我们介绍过很多中国最珍贵最有韵味的文学瑰宝，他在短短的一年中便能使我们认识了很多宝贵的文学史料，熟悉了很多风趣雅意的文人轶事；他常教我们吟诗作对，他对诗词的讲解真是个是风趣横生，韵味十足，这完全是因为他精通文史，熟读诗词。他作对联作得对仗工整，境界深远，因为他博学多才。当章老师在谈白居易、李白、杜甫、柳宗元、范仲淹、陶渊明、苏东坡和佛印禅师等等古文人的趣事时，仿佛章老师过去与这些古文人都是亲切的密友一般，彼此都有过一段深深的交往一样。

章老师并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墨宝，他也曾为我们悉心地介绍了很多书法家，并把书法的宝贵方法详细的逐一讲述，让同学们得益不少。

章应梦老师的箫子吹奏得出神入化，听他的箫声，犹如漫游于高山流水中，有时又像飘浮于高空云雾中，声韵的美妙，堪

称一绝。

记得霹雳洞的主持张英杰先生结婚志庆的催妆唱和集一书中，章应梦老师写了一首这样的诗：

琴瑟和鸣值桂秋，
欣逢艺展共登楼，
黄绢早誉花惊艳，
幼妇今传月见羞；
惟有诗人能本色，
从来名士自风流，
甲寅十届联欢后，
同挽鹿车到白头。

我最喜欢看应梦老师和罗纯良老师对坐奕棋，他俩果真是棋逢敌手，神态十足，彼此都像满怀韬略似的，那深谋远虑，集中精神的样子，恰似两国在交战中的两位参谋长，彼此都为了一兵一卒在大伤脑筋，炮台的安设、军车的布阵，冲锋抑是守护，两位老师都精密地思量着自己战策的进行，遣兵调将费心思。他们一玩往往很有兴致的坐上三两钟头，他们手里虽是把玩着棋儿，内心则在打算着下一步的进攻，嘴里却在吟唱着古诗，或品茗着好茶。他们

有时在唱和或朗诵诗歌，有时又会在斗唱作挑战。他们在微笑中对奕，也在呵呵笑声中作战。像这种悠闲逸趣的享受可不是平常人会有有的，也不是一般粗俗者容易体会的，他们真的可乐得像神仙。

章老师每天早早起床，漫步於霹雳河畔，晨运完毕才到校上课，像这种保健的好习惯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章老师后来却离开了我们，到柔佛的拉美士小学当校长。他的离开三民，可令我痛苦得流出了眼泪，我们真的没有福气了，学习的情绪也大大的打了折扣。之后，我们再也无法遇上像应梦老师那般多才多艺而又够风趣以及令人喜欢亲近的好老师。

在十多年前，幸蒙张英杰先生的代为联络，我在怡保才有机会和应梦老师同游吡叻洞，同吃午餐。十多年的分开，到那时才有机会再见敬爱的老师一次，确实是好可贵的重逢。临别时，他还好关心

的叮咛着：“你想学写诗，最好还是向彭士麟校长请教。我老了，不中用了。现在想着应梦老师的临别赠言，我内心仍会觉得阵阵心酸，不禁感慨万千。

当年应梦老师回家后，还写了一封信给我，并赞我勤於栽种花木，同时告诉我送给他的南洋荔枝果树长得硕壮挺立，不久就会结果。又是另一个十多年了，现在章应梦老师是否还在吃着我送给他的南洋荔枝呢？那南洋荔枝果树不知是否还像当年长得那么茂盛？回忆往事，怀念应梦老师，真是令人缅怀不已。

在初中三那年，我们很幸运，那是罗纯良老师教我们华文。他每天除了孜孜不倦的教课，还担心着我们政府会考的成绩，每逢假日或课余都义务的为我们补习，为我们讲述文学史。他有很好的教学法，华文学识根基深厚，能令学生对功课发生浓厚的兴趣。当他很生动地为我们讲述课文时，常有舍不得离去之意，而我们也

是下课的钟声，很希望罗老师继续讲解课文，好令大家多听听那津津有味的文学故事和文人趣史。仍记得我们课后的补习，明明是一小时的课，结果往往会超过了两时之后才放学。回到家中，常受妈的苛责，她怀疑我到别处去游荡。

罗纯良老师的脾气相当好，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他对学生胡乱责骂或动用藤鞭，原来他有一个降肝火秘诀，那就是凡是遇到不如意的事，用手儿摸摸鼻尖，慢慢脸上便露出笑容。他把秘密一揭穿，我们莞尔。之后，我们只要看到纯良老师轻抚鼻子，

我们则马上明白罗老师心里不爽了。於是我们都在得意的微笑，而罗老师也会意地对着我们笑笑，甚至我们也学着罗老师轻抚鼻儿，打着嘴儿，好微妙地笑成一团，罗老师看进眼里，可也乐在心中。

举行毕业礼那天，罗纯良老师的临别赠言是：

“愿大家今后能多认识世界的好人，多读世界的好书本，多游历世界的好山水……。”

罗纯良老师的赠言是意义广泛的，很值得牢记和遵行。我们一别就是三十多年，一直都没有机会看到他老人家慈和的脸容，

也没有机会再听听他讲趣味浓郁的文学故事。据说罗老师离开三民则到峇都巴辖的某中学服务，现在已经退休，我曾请住在柔佛的碧枝文友为我打听罗老师的行踪，可惜至今还无法获得佳音，甚是惦念。

好的老师都有好的典范，他们一切的言行，的确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做学生的最难忘却老师的好榜样。学生们除了羡慕老师们的学识，更会对老师的良好德行产生深深的崇拜与尊敬。

（本篇收在《还是要战》散文集中）



回忆故乡的 草场

一声雷震喝令
不论男女老少
一脸惊慌
一身冷汗
战战兢兢赶到草场

故乡的草场
曾经血溅泪洒
故乡的草场
曾经笼罩愁云惨雾
半夜梦回
心有余悸

大家站着
让火热的太阳煎晒
不情愿都得晒
挨不住也得晒
个个汗湿如雨淋
个个饥渴又昏眩

写不尽的暴行
数不完的哀哀冤魂
唉，这血债
何年何月能得清还
何年何月能得清还
……？

怒眼瞪着哀哀黎民
愤举长枪捅向百姓
谁不幸被指认为抗日军
难免先一轮脚踢掌刮
那管是汉奸走狗胡扯诬告

灌水抽筋骨
胶丝点火炙人肉
割开皮肉再撒盐
疯狂的暴军
用尽人间酷刑

◆ 有明



十月的彩灯

■ 牧云

路过的人
又开始举头仰望 向你
一株老迈的红毛丹
发出衷心的赞叹

累累的一树果实
红艳艳
引来无数钦羡的目光
那是你十月的彩灯
缤纷璀璨 装点着
赤道的一角蓝天

我小小的庭院
是你的家
你我共同厮守的
一片天地 今天
再一次 它变得
光彩亮丽

折腾的风雨已经过去
和风习习
艳阳高照
我却不能忘记
多少个清晨 从梦中醒来
惊见满地枯枝败叶
而你 依然屹立
坚强如昔



风过处 和着嚶嚶
你笑声朗朗
烈日当空
你为我送来
浓密的一方荫凉

你尚未衰残
你依然蓬勃
花讯如期

十月的彩灯
是你丰收讯息的闪烁
当我
一束一束地采撷
你丰硕清甜的果实
风中 我又听见
你笑声朗朗

音乐大师素描 (四则)

◆ 秦 林 (新加坡)



(一) 勃拉姆斯

没有忧伤，没有哭泣
当克拉拉闭上明眸
横穿流星雨呼啸的宇宙
被带到上帝身边，弹琴给众神听

破碎的记忆一如奥尔菲斯
众缪斯将他重新组合
我们永远的勃拉姆斯
也有能力将克拉拉的雕像复活

让后代者仰望这一代丽人
43年的仰慕在眼瞳悄悄地潜游
这样一片情深令人荡气回肠
让人穆然伫立在夕阳暮霭中

(二) 巴赫

今夜我听到拉索的回声
蓦然从一扇洞开的窗口掉落
此时小巴赫蜷缩在草地上
谱写一支饥肠辘辘的歌

夜半，有鲱鱼头的香味扑鼻
小巴赫揉着惺忪的睡眼
抬头仰望那紧闭的窗口
追寻满天星光隐藏着的上帝

至今，我依稀听到那个回声——
庄严、典雅、深邃
将黑漆的海洋敲开一扇窗子
让世人瞥见一轮明月冉冉升起

(三) 莫札特

我深深地怀念莫札特
聆听他轻盈的步履走过苹果园
他为盲老人弹奏一支即兴曲
让老人的年轻恋人骤然出现

依然出现在苹果花盛开的树下
盲老人重新体会往昔美好时光
暂且忘却雪花纷飞的严寒
仿佛就在芬芳的苹果花下幸福地入睡

我深深地感激莫札特
他那天籁的音乐荡漾天宇
让地球这一个黑暗的天体
裸露在温馨的光芒下(注)

(注) 捷克音乐大师德沃夏克说过莫札特
是我们的太阳。

(四) 舒伯特

舒伯特，当您的目光
和那小男孩无助的目光相撞
在可见的孤寂的街头，还有浓雾和寒风
艺术家眺望着不可见的另一头

那里原野野的玫瑰花
多么娇嫩多么美
浓重的夜色重重围困
姑娘的原始欲望却让它枯萎

玫瑰刺痛使您英年早逝
故乡的菩提树年年为您咏叹
尽管这个世界把善良和天才抛弃
造物者还是继续摇晃着天籁的乐曲。



关 仔 角

■ 秋山

很美的雨
很凉的风
很卫塞的阳光
照满大地

很海堤的漫长
松涛拍岸
醉人的渔舟
很海浪的起伏

很小孩的可爱
很风筝的高飞
梦的捕抓
明天的亮丽

很情侣的牵手
天涯海角
足迹
很双很过……

小灰兔

■ 王涛



你耳朵竖起你听到什么呀？
你眼珠莹亮你看到什么呀？
你鼻子闻嗅着你探索了什么呀？
你有敏捷的腿你被紧紧关在笼子里呀？

但我听见你挣扎的梦啊——
但我看到你高贵的灵魂啊——
但我窥探了你的真我啊——
但我意会到你飞跃的思想啊——

我是旷野一片绿草地哟
给你在我心上快乐的奔跑哟
给你划下一条条风和彩虹的线条哟
给你安心的飘飞到白云的故乡哟

寿礼



● 凌鼎年(中国)

闻老板是我一面之交的朋友，只知道他在扬州搞房地产搞得很红火，是个重量级大款。

闻老板虽是生意场上的人，但对文化人一向尊重有加。有人说他是附庸风雅。我想附庸风雅总比自甘恶俗要好吧。

八月份的时候，他打了个电话给我：说8月8日乃他生日，准备热闹一下，邀请过去玩两天，并说已包了扬州大酒家，还特地关照我，有文化圈内的朋友尽管喊来，十个八个绝没问题，一切费用全由他包了。

我因与他不算熟，就推托说：谢谢你的美意，只是我近来较忙，不一定有空。

他一听我这口气，有点不快地说：“凌兄，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这生意人，

嫌我有铜臭。说心里话，我是真心真意想交结你们这帮文化人，圆我儿时的一个梦。”

我听他说得很诚恳，就说那我尽量来。

“带你朋友来，多来几个也无妨！”他再三关照。

第二天晚上正好有个文友间的饭局，席间我说起了这事。赵记者马上说：“去，为什么不去，他代表先进生产力，我们代表先进文化，文化人不了解不接触民营企业家的生活，怎么搞得好创作——”

被赵记者一鼓励，决定这一桌十个人一起去，去实地看看新兴民营企业家的生活，不也蛮有意思吗？

8号那天，我们借了辆面包车，直驶扬州。

一进扬州饭店才知道，原来是闻老板的五十寿宴，庆贺气氛极是浓烈。

我们一行人一进门就有礼仪小姐把我们引到签到处。这时，我才发现，

签到本边上还有专人在登记寿礼。我这人眼睛不大，但视力不错，我悄悄扫了一眼，乖乖，打底1000元呢。

坏了，我与我朋友毫无思想准备，原本大家是带着来玩几天的心情，桂花八月下扬州，全然没考虑到参加闻老板五十大寿宴会是要带寿礼的。那一刹那，我与朋友别说有多尴尬。

大家都看着我，仿佛我把这一帮文友给骗了给坑了。古语云“急中生智”，一急之下我突然想起了“秀才人情一张纸”的老话来，于是走上前去，提笔在礼单上写了“文章一篇”。

赵记者见此，心领神会。紧随其后，写了“报道一篇”。

同来的十个文友就此乐了，钱诗人写了“贺诗一首”；孙书法家写了“六尺宣寿字”一幅；李作家写了“八字寿联，即席吟诵”；周摄影家写了“为寿翁拍特写照一张”；吴篆刻家写了“治印一方”……最绝的是小小说作

家阿王，写了“千字小小说一篇，少于千字用小品文补”。他还解释说：闻老板一看便知我的小小小说千字千元，这表明我们的寿礼也不低于他生意场上的朋友。

我们十个人笑成一团。

正好此时闻老板出来，见我带了几位文化人来欢喜不已，一看那礼单上的那所谓礼品，更是喜上眉梢，连连说：“有意思，有意思。好，好！比金钱珍贵，谢了，谢了。谢谢各位的厚礼。”

看得出闻老板说的是真心话。

我抹了抹头上的汗，心里在说：“下不为例。”



三迁



■ 朵拉

搬到新房子后，李振文和曾素娟仍然维持着每天清晨散步后才去上班的习惯。

“真喜欢这里的早晨。”曾素娟散步的时候说，“空气多清新哪！”

“可不是，还可以看到很多年都没见过的小鸟。”李振文一边擦着额头的汗一边点头：“这是离市区远的好处，没那么吵闹拥挤。”

新房子面积比旧屋宽敞，室内设计新颖实用，还换了全套新家私。装修房子固然花了不少钱，但向来节省的曾素娟却没有怨言。一碰到朋友就炫耀式地滔滔不绝：“当时叫振文去订房子，他还嫌七嫌八，说什么太偏僻啦，距离公司太远啦，现在高速大道修好，不论到哪里，全不塞车。振文住得不知多满意呢。”

同事小陈看曾素娟那副陶醉又得意的表情，不

禁笑出声来：“更满意的人是你吧？”

曾素娟一听，也笑出来：“那个住宅区的确不错，况且附近的邻居都是知识份子，不吵不闹。马路宽宽的，路旁种很多绿树，公园又大又美，住起来心广神怡唷！”

“你们搬过两次房子了。”小陈认识素娟也有整整十年，所以都知道：“看来这回不会再迁居了吧？”

“那么好的地区，去那里找？”曾素娟的语气铿锵。“不可能再换房子的了。”

每天早晨散步的时候，总会遇到一对中年夫妇，每当交错而过时，他们都脸露微笑和李振文夫妇打招呼。

从外表看起来，中年夫妇都是知识份子。先生长得英俊，太太也很俏丽。从双方对谈的表情和语

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感情非常投契。

因为几乎每天都在住宅的公园里碰面，日久便晓得都是同一住宅区的住户。

曾素娟有一天突然有所感触：“有时候想起人生的缘份真难掌握，更好的朋友也不能天天有见面的机会呀。”

“对呀！反而是和不认识的人，因缘际会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李振文有同样的想法。

这话说完不久，李振文夫妇就没有再见到他们出来散步。

后来听说是中年太太因意外去世了。

“啊！真是令人吃惊的消息。”心肠一向很软的曾素娟脸色惨白：“好好的一个人，突然一个意外，就从这世界消失无踪。”

“往后再也不能见到她了。”李振文口气充满惆怅。

“那个中年先生好可怜。”曾素娟替他难过：

“来到这年龄，是最需要一个伴的时候，他的太太却突然死了。他一定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呀！”李振文叹了一口气。

看着那个中年先生郁郁寡欢地，单独一个人缓慢地在晨风中踱着步，曾素娟有一种想要过去安慰他的冲动：“振文，你看他那样伤人的神情，好可怜呀。”

没待李振文的回答，曾素娟又接下去问：“振文，如果我先死了，你会不会像他那样伤心？”

“你少无聊了你。”这是李振文的回答。

这个答案曾素娟并不满意。但是李振文却不把这话题接下去，自顾自地往前走去了。

“男人很少为一个女人守一辈子寡的。”小陈听到素娟提这事时，非常肯定地说：“不过半年，他就有新人了。”

“新人？”曾素娟不相信，下意识为英俊的中年男人辩护：“怎么会呢？你没看到他的伤心模样

。”

“要不要打赌？”小陈一脸十分把握的样子。

“用不着打赌。”曾素娟也一脸把握的样子，“他，不会的。”

不到三个月，竟然看到中年男人带着另一个女人来散步。

“真是难以相信呀！”曾素娟提高了音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她一脸不以为然：“看那个女人，既没有比他死去太太漂亮，也不见得有良好的气质，都不知道他看中她哪一点？”

“这些都不关你的事呀！”李振文提醒她：“一个人日子不好过呢！”

“你又知道？”曾素娟气李振文替他找理由。“我看我死了的话，你也不会自甘寂寞的。”

“你真是太无聊了你。”李振文摇摇头，走远了去。

“这个地区，不能再住下去了。”曾素娟心想：“风气不好，住了有不良影响。” ❖

城市末路人



● 叶彤

太阳斜了，黄澄澄的光，晒着刚竣工不到二个月的“城市公寓”，这幢位于城市花园的中心，高达十七层的公寓。

二天前，公寓大门口的左前方又建立一间简单的临时办公室，预订单位的广告一经刊发，就挤满了人群和车辆。

有人询问有关订购手续，有人愁眉苦脸地等待，有人拉高嗓音追讨2年前的定金，有满脸汗涔的沮丧，有幸灾乐祸的狞笑，这广阔的空间，却叫人觉得窒息。

“我们以前的定金怎么算？”有人高声叫嚷。

“抱歉，大英公司的承包商破产了，他人都走了，我们的老板不负责前账，要订单位，要重新登

记和签约。”办事处的李小姐像背八股文似的，从早到晚，一字不漏地重复着。

“这是明抢！”一个胖女人叫嚷着，她举着手臂不停地晃动。

不安与激动的暗流，开始在人群里波荡，大家你推我搡。有人漫无目的溜达，有的指手划脚漫骂，有些男人挤到办公桌前，抓起一摞资料表格，遛了一回，又匆匆上了车子，开动车子，踩出一股车烟走了。

在杳杳的市声里，充塞了刻薄的诅咒。在昏暗的天空下，迷群的归鸦在聒噪，没有人抬头留意在公寓的第十七层的走廊上，正徘徊着一个满脸愁云，方脸上络腮胡子挖凼的男人，他踱着松驰的步履，烟卷斜衔在干裂的唇边，烧得狂燃，他一步一步靠向廊檐，踮起一只脚，双目俯视，见一群黑呼呼的飞鸦，在眼底下聒噪，他不禁颓然失神，那不是腐尸

的气味？生命，游入了一个绝望的黑洞，呼吸渐渐要离体而去，他，只觉得自己实在爬不起了。

灰沉沉的天角，寒意弥漫，白天的钟声未了，他的身体也逐渐凝成一团黑色的影子，这影子开始陷入渺茫无望的绝境，用绝望的忏悔，裹住懊恚的灵魂走向毁灭。

“走吧！”这索命的召唤，正要将他悬空抓起，轻易得宛如二指弹开一粒细沙的霎间……爸爸，他的小辉的叫声，突然在他迷糊不清的心中撒开，他只觉一阵寒栗，倒抽一口气，心在狭窄幽深的无望里顿然攀住一线光亮，终于抽泣在细小的空隙里。

捂着脸，泪从魔着的心间涌了出来。

“这儿可以住入几千人，为什么要我一个人屈死墙下？”伸出手的影子，在黑暗的空间划着迷惑的问号。

不错，他确实没有坑

蒙拐骗，不干忤逆之事，只是老天唬弄他，迟了一步，错了一步棋，他想。

生命开始挣脱死神的枷锁。

蹒跚趺着鞋子，拖一身狼狈从高处迷迷糊糊地回到地面上。

他靠着一块岩壁，嘲笑似地眺望前边在昏黄的灯光下晃动的人影。

“那心肝给狗都不吃的家伙，听说股票输光了，卷着穷人家的血汗钱逃难去了。”一个老者沙着低沉的声音叫嚷。

“唉！这个年头，破产的何止一人。”有人在叹息。

“可要给咱一个交待呀！”是女人的抗议。

他磕磕绊绊向人群走去，冷不防被推了个趔趄。

“唉！又是个被骗的。”是怜悯的声音。

人世间的盘根错节，已到了混淆不清的地步，但他心中一清二楚：李大明播的流言蜚语，逼他无法现身，即使他可以现身说法，也得粉身碎骨。

他只能在黑暗中漫游，又迷离不清的来到这条湍急的河边，冷冷风刮在他麻木的脸上，却像妻子刮在他脸上的耳光。

“是被骗的，我不是骗子，骗子在台上讲话！”他大声呐喊，好像又跟花拉拉的流水来一番对白。

“初出巢的鸟儿不可飞得太远。”是老爸爸的吩咐。

他的脑海里张开蕴聚食欲的温床，在那儿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理想的梦……

“我们董家总算熬出了个读书人。”毕业那年，老爸喜出望外的还流了二行老泪。

“是啊！接着要做的是做光宗耀祖的事了。”

他是读经济学的，以为现在的时代步伐一日千里，要老老实实打一份工，不知何年何月可以平步青云，他希望老爸可以卖了那二十几依格的胶林助他发展事业，可家人都认为风险太大，茶后饭余，老爸总是给他唠叨过去的人物如何如何地步步小心营业，一毛一毛地积出一个金矿。

“唉呀！老爸，你的长了白毛发了霉的故事放在现今科技时代早不管用了，现在的人靠这儿吃饭的。”他的指尖在凸出的前额轻轻一点。

“啊！没有看见多少贪图功名富贵而投海的吗？”

“你没看见一夜之间飞黄腾达的吗？你想想太爷爷留下的产业至今没有增值。而且胶汁并不好价，老树乳汁干得像老奶奶的乳房，已割不出胶汁。如果转一转脑筋，在建筑业投下资金正是赚钱时机。”

老爸说不过他。

他在无计可施之下竟然投入股票行，搞起买空卖空的活动。

他确实有头脑，也赚了不少。从此更是趾高气扬，成家立业也不必老父费心。

直到去年的年尾，董老爸突然心绞痛，临走前唤了二个儿子到床前，律师面前立了遗书，这样他得了10依格的胶园地。

“你要守住祖业……知……道吗？”最后一句叮咛。

他将祖业变卖了，组织了“大英建筑”有限公司。

建筑业好景，大片大片土地开发了，大有供不应求的现象，他确实发了，迸出了生命的光芒。

“等我完成了这个城市花园的计划，我准备参政，捞个部长职。你呀！到时便是个出色的部长夫人了，哈哈！”他的妻子幸福地笑了。

“城市公寓”建到了第五层，忽然接到股票行经纪人陈大金的电话。

“老兄，我看你手头上的股可以抛了，这时抛出去你已经赚了八百万，不要贪了，因为我们有预感。”

“什么风声？你们不能捕风捉影，我的股不是一直在升吗？”他报以冷峻的嘲笑。

“听我说，你手头上数目那么大的股，而一有人捣乱这儿的财团，你就会……”陈大金突然闭了口，把哽在咽喉的一句话吞了下去。

“好吧！等我从美国回来后再作打算。”自信是他的生命的王国，他始终不肯放弃天生的冷峻的固执。

经济风暴，像狂风扫落叶般，把股票行炸得乱七八糟，从大企业到小企业再轮到无产者，那个不是诚惶诚恐？全国骂声四起，有逃得快的，确实也

笑着走出股圈，然而更多人抵当不了。董乾华此刻却身在国外，妻子巧花拿不下主意，陈大金更是为这个老友捏一把冷汗。

“乾华回来没有？”
她颤抖着手，面无人色。

“没……有……”

“完了，董大，他……这次……可要跳楼……”陈大金的声音在她耳边轰然炸开，手提电话从她手上滑落。

“城市公寓”停工了，有关董乾华全军覆没的消息满天飞，有的说他逃走了，有的说他还不了银行的贷款，所有的产业被冻结了。这些流言蜚语使他当部长的美梦也毁了。

这一天，他来到工地上，望着被这一次风暴吹掉了一半的公寓，心中又恨又悔又慌。

贷款，利息，资金回流，种种的难题，像一层厚厚的泥浆，堵住了干涸的河流，塞住了他的去

路，现在双脚陷入了泥泞，不断陷……陷……

“其实，不必煞费脑筋，宣布破产，10年后，也不就是一条好汉！”陈大金开口劝道。

“不！我岂能充当这种下等人？”他双目圆睁，捏紧拳头，想一拳击碎这莫大的侮辱。

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了，他突然想起一个人。

“找李大朋帮忙！”

“他……是赚了很多，但是听说和林朋添合作搞偏门。”陈大金提醒他。

“人无横财不富！”
他想，古铜色的方脸顿时呈现了市井之徒的狡黠之相。

他找到了李大朋，李大朋将他带到林明添的办公室，与其说是一间办公室，不如是一间酒库。

林明添从一个上了重锁的铁匣子里取出一份合

约，摆在董乾华面前说：

“既是大朋带来的，在朋友份上，总得给个面子。不过白纸黑字要清清楚楚，你那二幢楼，没有一千几百万绝无法建起来。”林明添点燃一支烟，挺着圆厚的肚腩，挪步到董乾华跟前，那鼠目锐光，穿过朦朦的烟圈，小心审视董乾华眼眉上那块紧缩的疤痕。

“利息方面？”他有点退缩。

“乾华，这棋在你手上，你不走这一步，你的前途便成了僵局。你的楼过期建竣，你得赔赏定户。我们不能坐着等，而是要不断拼搏。”李大朋那副马脸好像永远也摆不正，他斜睨乾华在颤抖的身体。

“利息当然等你的楼盖完了，连本带利归还，但不可超过二年，因此要产业抵押。”

他明知自己到了末路，但是，始终都不露了踌躇难决之态。

董乾华的工地上突然又人潮流动，生意盎然，一批批外劳，露胸赤膊在烈日下苦干。不知怎的，没几天，竟突然有大批警队往这儿冲来，像捉野猴似的，捉到的便被推上车子。逃得快的，没几天又回来照常工作了。

这样子建建停停，捉捉逃逃下花了二年半的时间，公寓终于可以穿上灰白色的庄严。

“城市公寓”的庄严却纠缠着盘根错杂的关系。他以为，自己在此次的灾难中，至少不致于没顶。只要让自己有呼吸的机会，他可以东山再起，谁知道自作孽不可活。

李大朋把一摞摞账单摔在他眼前。

“你的产业还不够还利息。”李大朋对他说。

“你这账是怎样做的？”他乏力的低声道。

“全是你的签名，你过目的。”

“我看清楚了，吃人连骨头都吞下去的高利贷！他这才想起陈大金的话，他朦胧的视线里看见了二头毗着利牙的人头怪兽。

“你以这二幢楼抵债，签了约放你走。”董乾华的额头上顶着冷酷的枪口

他从那烟酒弥漫的房间，跌跌撞撞地拖着蹒跚步履走出来之后，不知道怎么失踪了一个月，之后又鬼使神差似的，上了公寓的上边，又心不甘就此了结，自己毕竟也带多少冤屈，不想当屈死鬼，可是方才的情况，林、李二人已经把他逼入死巷。

“李大朋！你别开心！你赢不了！”他抚摸自己眼眉上那块大疤痕，那是在一次球赛中被李大朋无意打伤的。李大朋出钱为他治疗这个伤口，这个伤痕却永远刻在他心上，印在他脸上。他想，他应该给李大朋的罪恶留下一点痕迹。

他写好一封遗书，搁在河岸上，还把一双皮鞋

压在信纸上边。然后，发一声自以为报了仇的狂笑，笑声随着他的躯体一起淹没在急流之中。

次日的浮尸和告白书都展现在人们的眼底下。但林明添和李大朋始终没有受到法律的对付。

城市公寓的入门口，仍然挤满了人，抗议声四起，要求赔偿声不绝于耳。可是，官司却打不起来。



回首杏坛五十秋

——一个老教师的自白

口述：邱贵昌

记录：朱宗贤



我在1923年诞生于槟榔屿，战前入钟灵中学肄业。记得1939年初，先叔公倦勤还乡，顺便携我返回惠州府梓里，就留在惠阳县立高中继续深造，至1940年毕业。41年2月复归槟城老家，去同乡开办的旅社，出任司理之职。

谁料年杪日本蝗军南侵，迅速控制乔治市，易名为“彼南岛”(PeNanTo)。不久实施大肃清，目标乃知识份子，尤其“钟灵生”。我遭逮囚禁，历时半载方获释，居家疗伤。42年春风声紧急，单人乘车去红土坎，转换环境，在族伯邱观保埠长的药材店里打工，韬光养晦祈保平安。

自从1943年占领军当局要拘捕136部队，侦骑四出，无辜受害的华裔很多。我提心吊胆，找到一份海员职业后，便登渔舟埋头苦干。

1945年开始，鬼子又搜查游击份子，为求脱离是非之地，我只身投奔泰国西部姐夫住家。循浮罗交怡北上，先抵泰属干登港口(邻近普吉岛)。许多星、马商贾走私旧铜钱、铜器来此处售卖(因铜属统制品)，收钱后购买香米、黑糯米回程贩卖，获利甚丰。

沿路缺乏盘川，做替工或短工，赚取茶餐费用。侥幸常逢“钟灵生”，招待逗留一两天，再继续行程，辗转抵达玲朗埠姐夫的私宅，他介绍入铁船充助理机器员。该大公司本属英法人士合营，叫做“三密甸”，拥铁船多艘，和霹雳州的金宝、务边“十二公司”有关系。战争发生后，股东们逃亡印度避祸，泰国政府接管，利用其设备开掘锡与锰。这样我偕姐丈外甥乐享天伦。

避难到1945年8月中旬，倭寇屈膝，乃向姐家告辞，夫妇赠我几十元旧币（老虎纸），整治行装，于是复趁船返回老家，料理一些遗产，大哥吩咐要去泰南勿洞探视堂叔，徐图发展，便在9月尾启程，搭顺风罗哩，因当时巴士尚未恢复通车。车至吉打州古邦，局势混乱，再到华玲。有“华侨抗敌军”（另一股人民抗日军，指挥者乃国民党籍，上霹雳至勿洞附近民众踊跃从戎），维持秩序，进某客栈渡宿一宵，给马币3零吉，店主大喜。因市面银根奇缺，香蕉纸（军票）不能用也。次晨到了高乌，借脚车踏入勿洞，两地距离9英里，在边境出示泰国护照，关卡放行，卒之寻获堂叔的店铺。

10月初英军已接收了全马日军枪械并宣布：凡抗日军交出枪枝弹药一律发给新币300大元。人民抗日军多不愿缴交，但华侨抗敌军多半应命。小部分年长的却说：“这么漂亮新款的冲锋枪非常精致，必珍藏为纪念品，将来在儿孙

面前夸耀夸耀”，竟把“3百元”看成区区数目。昔日旧纸币上的肖像是乔治5世，战后的却是乔治6世，即现今英女王伊莉莎白的父皇。

勿洞市有中华小学、校友会、华人庙宇等，各商肆老板夥计通华英巫语及各种方言，暹话更不必说。当时市长为华裔客家人，陈姓，和宜力、怡保广东会馆有联系，至於接受华教的当地男女，自动上门替同胞子弟义务补习。领导者是陈保盛前辈与同学多名。所以当地人一提到陈老师都肃然起敬，他们的功劳太大了。

我在勿洞盘桓半年后，怕水土不服，1946年夏又离开堂叔，遄返槟城，阅红土坎亲戚来信，召往族伯处帮忙，重赴该埠，打理“罗纲”（红土坎山背的滨海地区）的椰园，工作清闲，适逢市区永宁小学办分校于罗纲，我问准埠长，进分校充临时教师，训练篮球队，时为1947年。

我平素嗜好篮球，号召年青小伙子组织球队，锻炼技艺，竟得到本县比赛锦标。翌年调入总校，代表埠队去实兆远竞逐，认识出身比我早一期的黄祥庚、苏良才二兄。约莫1948年，中国篮球代表队远赴西欧参加奥林匹克竞赛，途经新加坡，霹雳篮总连忙选人去观摩球艺，当年霹雳金宝“中中”队夺冠军，乃以其班底作基础，“球怪”萧锦章挂帅，卢星发、李平信左右辅弼，益以“

锡都”精锐何华发（花名大鼻何）、苏胜德（老马）、邓文（曹操）、张满霖（张凌），实兆远黄祥庚、苏良才等。领队朱汉湘、教练谢侨生率队出战。

不是猛龙不过江，世运队拥有全中国精英，包括上海东华、青白两劲旅贾志军、傅其侠……，菲律宾群声队的蔡文华、文章昆仲、李世侨，杨人俊等名将，每战只赢无败。嗣后黄祥庚、苏良才二将投奔怡保效劳精武会，渐渐成名。

1955年我在波赖培英学校执教鞭，假期参加师资训练班，第二年考获证书，从此专心在教育界任职。我鼓励生徒往独中报名，为母语教育略尽棉力，至1979年6月，届退休年龄。

1980年投入育才独中，当体育主任，次年转往培南独中充体操教员，辅佐黄

祥庚主任。培南体育馆内篮球场，由黄氏精心策划、督工建筑，期年竣工，培中代表队水准高超，声威大振。

在独中服务是艰苦的，薪金偏低，食少事繁，18年中时须带队员征战各地，率筹款队四处募捐，九、十月间又要分担招生运动的工作，义演义卖时，又得劝售戏票、食券。我较同侪幸运，不必批改作业、审阅试卷，每月另有退休金。迄至1996年完全荣休，从兹优游林下，含饴弄孙。统计出道以来，不知不觉经历了50个塞暑，尔今虽然体格衰退，精神恍惚，差幸身躯蛮胖，疾病鲜少，难怪老朱赠我一句：“古道热肠，诚世间威风祥麟也。”

这篇平生自述，年代久远，事过境迁，难免“老王卖瓜，自赞自夸”之诮，若有错漏，望“看官”多多原谅！ ❖



僻地的 两户人家

• 一介



接到教育局一纸公函，我去上霹雳宜力某新村华小当合约教师。僻处于群山之间的宜力，距离马泰边境很近，本村居民，有的乘坐电单车，也能往返泰南勿洞。但是，宜力和本州其他市镇，却相距甚远，动辄一二百公里，去首都吉隆坡或南马就更不用说了，称之为“僻地”该没错吧！

我和另一位合约教师，在村内小园主叶先生家中租房而住。叶先生六十余岁了，早年曾是村内响当当一号人物，如今有病在身，儿女全部事业有成在都门或其他城市定居，他和老伴，只好到首都长住，以方便儿女们就近照顾。老家这儿，一年难得回来几次。月前，他俩特地赶回来，把观世音菩萨和祖先灵位“请”去了吉隆坡，之后就不曾再回来过。

这是旧式的双层板屋，踏进客厅，最抢眼的是墙壁上的许多照片：叶先生父母的大像片、全家福、新婚合影、社团职员合照、毕业像……其中最多的是

结婚照，试想：他有八位儿女，加上他本身和他令弟的，基本上已有十张“佳偶天成”的合影，但有的新婚夫妇却不只拍一款呢！虽然这一家尽多大学毕业生，但戴方帽子的毕业照却仅三四张：一张是他令弟的，一张则是女儿的，还有她从马大署理校长敦苏芬法官手中接领毕业文凭的镜头。初搬来时，我看到一张戴方帽子的大照片，有“似曾相识”之感，问问叶先生，原来是他唯一的弟弟，和我同年毕业于怡保育才中学，后来负笈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星洲日报当编辑，直至退休。

叶家的种种器物，收拾得井然有序：放在碗厨内的；钉了架子，放置里面的；用小竹篮吊起来的；好几枝扫把和“地拖”，都钉上钉子，挂了起来；铁锤、钳子、凿子、捕鼠笼、小斧头、园艺工具……全部“各就各位”；有一个篮子内，盛了许多塑料购物袋，全作打结状，即可防止肮脏，又不占地方。叶氏夫妇或许读书不多，却是《朱柏庐治家格言》的默默实行者，“黎明即起，洒扫庭

除，要内外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些话，他们都身体力行，或许，其间还参入了儿女们的现代化管理方法。

如果不提到叶家子女学业上的成就，本文将失去重心，成了“流水账”。他有四男四女，只有一位当教师和一位当护士的女儿没有念大学，这在偏僻的上霹雳乡区，的确是个异数！不久前我刚好听到在宜力另一新村执教的某一位教师讲起：该新村几十年来，竟然没有产生过一位教师，这话可能会失实，但“人才荒”却是真的！单单这一点，就可反证出叶家子女的奋斗精神与学业有成，的确难能可贵！还需要补上一笔：他们全是华校出生的。

刚迁入这村屋时，在屋后的厕所或冲凉房，总听到从毗邻的另一家后院，传来一把苍老沙哑的声音，参杂在鸡群声中，念念有词。我自认对华族的各种方言，都略知一二，竟然听不出这到底是什么话！它也不是马来语。此处地近边区，邻近有座兵营，“人去楼空”的华人房屋，正好供一些伊班族兵士租住。我早就从书报上读到：伊班人喜欢居住在的长屋底下饲养家禽家畜，我于是自作聪明的断定那是伊班话，这种语言可真不容易听清楚啊，单是那含含糊糊的噪音，已令人“头大如斗”啦！

断断续续听了几天，才恍然大悟，这不是什么伊班话，而是福建话！此人

讲话之含混不清，由此可见一斑！

住久了，对这芳邻的背景，总算知道个梗概：

他的房子，和叶家“屋后对屋后”，早年，两边应该是可以通过，后来却砌起了矮墙，不能穿越啦。

主人的年龄，和叶先生大致相同，而且都是福建老乡。

这是一家卖鸡户。他去邻近的村落，四处收购“未足龄”的鸡，放在后院饲养一段日子，足够斤两之后，即可卖出。时间也过得真快，他干这一行，转眼就是几十年，俨然是老行尊，谁要买鸡卖鸡，就会找他。

他在后院养鸡，毗邻的叶家，自然得长期忍受“异香扑鼻”了。据说，早年叶先生的父母在世时，就曾经因为鸡粪臭气难闻，进行了交涉，但这是一个粗人，和他谈判，险些大动干戈，两家从此断绝往来，“异香”，可一点儿也没减少。

老病的叶先生，从个子、脸部轮廓等方面，还能看得出年轻时代的“风度翩翩”，其谈吐斯文，为社团理财公正，有口皆碑。两位芳邻相比，像煞武松与武大郎之比：矮而臃肿的身躯、褐黑色肌肤、大大扁扁的鼻子、头发散乱、衣著不整、含糊沙哑的嗓音、动辄训斥别

人的口气……这些“部件”，组成了一个“糟老头”的形象！

跟他做芳邻，虽有矮墙阻隔互无往来，却时时刻刻感觉到他在“压境”：

他在后院，不知是喃喃自语，还是和鸡群讲话，那声音准会飞过矮墙来。脾气好时，他“教导”鸡，甚么事应当做，甚么事不应当做；但更多的却是“骂鸡”，连“干令老母”、“伯”甚么甚么的都搬出来——鸡只会听得明白吗？

或许长年与鸡只鸡粪打交道受了感染，他的“上呼吸道”显然有病，“呼噜呼噜”的鼻塞声和“呃哼呃哼”清喉咙的声息，日夜可闻。

“卡啞”一声，他大力吐痰；擤鼻涕、打饱嗝、放响屁……全部劳若无人，我行我素！甚至在厕所“出恭”时所发出的“嗯——嗯——嗯”之声也让邻人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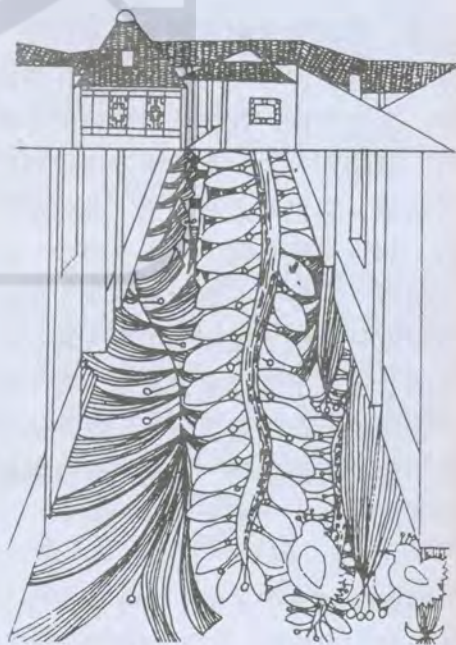
他有夜食的习惯，晚上十一二点，到厨房去，准听到从他那儿传来的叉子和盘碟碰击声，肯定只是一个人正在进食，时间拉得很长，碰击声极“温柔”，全无急躁模样，一反平日的粗犷——他多么享受这一顿夜食！

跟叶家子弟的学业、事业有成相比，卖鸡户算是交了白卷：他的儿女，受教育不多，全属劳动阶层，男的都在外埠

工作，没有一个“克绍箕裘”，继承父业。家中只剩下妇孺，但是媳妇与孙辈操的却是广东话，偶尔传来孙子、孙女的嘶嚷或吵架声，闹得好凶，总不见大人出面阻止！

时代列车轰隆轰隆向前奔驰，赶不上列车者将流落在后头。在“e经济”、“知识就是财富”喊得震天价响的新世纪，僻地这两户毗邻的人家，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距离越来越遥远啊！

❖



爸爸的刀剪

◆
梦影

韶华在弹指间溜过，虽然爸爸逝世已有四年多之久，但思念依然不减。

爸爸在时是一位理发师，生平喜欢穿白色长衣裤，因此在这个市镇上许多人都认识他。他幼小丧失父母，在亲戚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受教育不多，十六岁时，跟随一位理发老师学习手艺，如此一学，爸爸就靠一把剪刀和一些理发的用具作为终生谋食的工具；并把十一位儿女抚养长大。

我们小的时候，爸爸在镇上开了一间男界理发店，我常站在一旁看爸爸手操剪刀，“悉索悉索”的把那些叔叔伯伯的头发，一撮撮的剪下，有些剪成陆军装、有些平头装、剃光头亦有之。那时候我好羡慕爸爸祇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他们的头剪得有型有款。若然我长大后，也能手操剪刀往他们的头上挥剪，那该多么威风呵！可惜至今，我们众多姐弟妹中，却无一人继承爸爸的行业，甚为遗憾。

爸爸的思想开通，却又在处理某些事件上传统得中国化。他时常教诲我们做人的原则，如饮水思源啦，不可忘恩负义，不可贪图小利等。那时听来犹感唠叨和逆耳，如今方知句句是金玉良言，奈何爸爸已挥别了凡尘！

很多亲友说我长得像爸爸，谈吐和礼仪方面极相似，其至笑容都一样。我觉得自己还继承了爸爸的念旧和倔强的性格。我和爸爸的感情非常浓厚，我们是父女，但亦像朋友，我们之间没有代沟的隔膜。不论是家事或国事，我们都可高谈阔论，有时也会因某件事的观点角度不同而争议得面红耳赤，我们也可同坐一齐观赏电视上的一场激烈足球赛而高声呐喊或喝采。

由於妈妈要协助爸爸料理店中的杂务，无暇照顾年幼的我，所以在五岁那年，把我交给外婆照顾，从此，我就跟随外婆居住距离埠上有六哩之远的椰林山芭。每个星期六的傍晚，爸爸就会从埠上骑着“铁马”来探望我和外婆，并买来一些食品与日用品。爸爸到来时，总会抚着我的头问我乖不乖，有无听从外婆的话，并约定下一个周六再来。当时我幼小的心灵深处却强烈的渴望爸爸能时常来看我，可是爸爸不能理解我对他的依恋，我只好可怜兮兮、依依不舍的立在小木屋前，眼中泛起泪光向爸爸挥挥手，目送那一身的白衣裤骑着铁马消失在黄昏的暮霭里。

爸爸除了理发的手艺，也精於烹饪，其中以色香味俱全的客家扣肉最为人津津乐道。爸爸为人好客，故生前常邀三、两老友来家中品尝他的拿手好菜肴，而我们也趁此大快朵颐。

中学时期的我热爱写作，把下午的时间分配於温习功课，写稿则在晚间。在那个年代，乡村地区尚未获得电流供应，家家户户仅靠一盏火水汽灯作光源。每当入晚，爸爸把火水汽灯点燃了，悬挂在客厅中的铁钩上，以方便我在书桌上写稿，然后，爸爸则坐在一旁的椅子闭目养神，当汽灯的光源转为暗淡，他便赶快为汽灯灌汽，不使光源熄灭，好让我能继续完成那一篇篇的稿件。尤其在遇上狂风大雨的夜晚，悬挂着的汽灯就像钟摆摇来摇去，光线亦随着忽明忽暗，这时候，爸爸为汽灯灌汽的次数更为频密。而我的年少写作生涯，也就在这些刻骨铭心的岁月中度过。

十多年前，爸爸因年纪渐老，儿女又不能继承衣钵，终於将毕生辛苦经营的理发生意结束了，从事农耕。

岁月的增长，辛苦劳碌了大半生，忽略照顾身体的健康，造成爸爸老来遭受病魔的侵犯，身体日渐衰弱，进出医院和留医的次数也频多。我每次去医院探望，那原本身体壮健的爸爸，如今却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从爸爸那一副憔悴、沮丧的神情中，我可以体会到他对死亡的恐惧，对世间的留恋，对儿女们的牵挂，可是爸爸知否我的心在绞痛滴血吗？我只能强忍着欲掉下的泪水，握着那双已乾瘪的手，轻抚手背以示安慰。

饱受数年病魔的折磨，爸爸终於在九五年九月十八日的晚上七时正去世了！犹记得那晚，小弟一通电话来报告噩耗，我的心悲恸得难以形容，多年来为爸爸的病情日夜在担忧，终在这一刻划上休止符！

抵达医院，二弟早已在那儿等候我和其他弟妹到来见爸爸最后一面，二弟再三的劝我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不让我替爸爸更衣，我答应了就与五妹及妹夫替爸爸穿上他生前最喜爱的白色长衣裤。在为爸爸更衣时，察觉他体温尚暖，我赶紧握着他的手，抓紧爸爸留在世间最后的一丝气息。我忍着欲流下的泪珠，声音哽咽的对爸爸说：“爸爸，我们都已长大，您不需再牵挂，您静心随意的去走另一条道路吧！”

翌日，当举殡回来后步入房间，赫然见到梳妆台上那个黑色残旧的皮盒子，这时我心中低叫起来：竟然忘了把它给爸爸作陪葬品！盒中有剪刀、磨剪、剃刀、挖耳棒用具。这盒遗物，是爸爸在结束理发店的生意后交给我保存的。

如今睹物思人，不胜唏嘘！祇能轻叹“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常抚摸着这个盒子，仿佛抚摸着爸爸的手，我会珍惜保存它，因为盒中蕴藏着爸爸许许多多的血泪和无穷尽的爱！ ❖



文 林 寄 简

xx兄:

正奇怪好久没见你来信时，你的信就到了，还附寄两张剪报：一是张永修专访的《出土文学系列二》的《尸骨没了，文学挖掘未了》，内容是挖掘铁抗的事迹与著作；二是方梦的《许我父亲方北方一个公道》，内容是方北方早年的著作《娘惹与峇峇》，引起香港导演严俊的兴趣，并拍了一部同名电影，间中曾引发一些争论。身为方北方女儿的方梦，深为父亲不值，要求读者许她父亲一个公道。

谢谢你为我寄来这两篇剪报，对我收集史料方面很有帮助。关于铁抗的生平事迹，知者不多，其作品散失，必需挖掘与出土。关于方北方的著作被盗用事件，当年我也略知一二，甚为方北方感到不平。

你知道我对史料很感兴趣，见到有关马华文艺资料时，不时剪寄给我存阅，我谨在此再一次致谢。近年来年岁已大，对收集工夫颇为懒散，可谓“见到就收，不见则缺。”对于搜购新马文艺集子，也缺乏过往的积极，冲劲已失。尤其退休之后，少了一份薪水，购买力也减弱，我甚至已感到“书满之患”。既然收集新书、报导出版概况的工作已经做了那么多年，封笔一事似乎很难做到。现在只好采取较不积极的手段，“能做多少是多少”吧！

《丁冰小说遗作集》于2000年7月10日由锡山文艺中心出版，编辑为烈浦与莫河，书前有李汝琳的《前言》，王永炳博士的《事思而情深》、黎达材博士的《乱世之音怒政乖》，共收集小说22篇，书后收入七篇追思篇，有苏斐的《记我的父亲》，心秀的《智慧的绞杀》、苗芒的《太迟的悼念》、马仑的《丁冰的著作及卒年》、莫河的《忆丁冰老师》、烈浦的《月亮失去踪影》与《不再睁开眼睛》（诗），以及编者的《我们的话》与附录：丁冰稿费资料。丁冰原名苏文慕，另有笔名：苏夜、蓝之夜、蓝子佼等，生前曾出版《芭野上的春天》与《甘榜之春》小说集，五十年代积极从事文艺创作，多写小说、文艺理认与书评。

最近收集到好几本纪念性质的文集，其一是《南大第一届



《(1959)中文系纪念文集》，由南大第一届中文系校友于1999年出版，内容分为：我们的母校、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影相、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印象、我们的怀念、我们的话，共七辑，内附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参与编辑委员会的是：刘森发、潘先钦、叶畹芳、李云溪、符德坤、陈郁菲、许统义、翁世华、曾渊澄、尹镜培、叶昆灿。他们之中，常有写作的是骆明（叶昆灿）、曾泓（曾渊澄）、汀上红（尹镜培）、刘贞（刘森发）等；他们那一届的同学之中，获得新加坡文艺协会颁发“向文艺敬礼”奖座的有：刘秀立、刘森发、卢绍昌、余秀斌、汀上白、叶畹芳、朱鲁大、周牧、骆明、曾泓、肖子云、孟仲季。

其二是《华岗依旧》，由华中校友会与华中颐年俱乐部联合出版，由校友寒川主编，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版，这是一本华中华初校园生活回忆录，富有纪念性质，内容分为：海天寥廓篇、云树苍龙篇、礼门义路篇、时雨春风篇，共四辑。由校友王鼎昌（前新加坡共和国总统·1999年7月28日）写序，寒川写后记。执笔者众多，如黄望青、刘抗、沈文炳、杨越、黄馥、邢济众、冯焕好、韩劳达……未能尽录。但我所知道与认识的文艺界中人有：杨贵谊、柳舜、何和应、林臻、黄今英、廖裕芳、莫河、烈浦、光辉、李艺、徐帆、秦林、风沙雁、陈瑞猷、李龙、蔡欣、吴元华、许时卿、蔡曙鹏、寒川、康静城、孙爱桃、周维介、何子煌、李成利、彭飞等，他们之中，我常读其作品，算是“知音人”吧！

其三是《新加坡作家协会·新纪元2000年》，由王润华教授主编，编委是蔡宝龙、艾禺、希尼尔、曾采，于二〇〇〇年五月四日出版，内容有简史、年度理事名单、重要文学活动、出版书刊、会员得奖荣誉榜、会员名录、赞助经费机构、章程等项目，并附若干图片。从千禧年伊始，会长黄孟文博士退休，副会长林高与烈浦，退居幕后，由王润华任会长，希尼尔、许福吉、艾禺同任副会长；理事也迎进多名新人，如张千玉、刘瑞金、蔡宝龙、李永乐、柯奕彪、巧巧等人。希冀他们迎向新纪元，呈现新的气象，发扬新的使命。

其四是《新华97年度文选》，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初版，主编骆明，编委李龙、寒川、刘笔农、陈家骏。内容分散文、诗歌、小说、评论，共四辑。书前有骆明的序《海上生明月》，是为新华97年度文选而写的，所收入作品均出于该年度颇为活跃的作者。

其五是《新华98年度文选》，同样是新文协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编辑委员是骆明、刘笔农、君绍、方桂香。内容分散文与散文诗、诗歌、小说、理论，共四辑。书前有骆明的序《天涯共此时》，也是特为新华98年度文选而写的，所收入作品也出自该年度颇为活跃的作者。

其六是《新马华族文史论丛》，陈荣照主编，由新社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导言由陈荣照执笔，其他论文作者有：

杨松年、苏卫红、李志、郭惠芬、王伟、刘宏、黄贤强、曾玲、王慷鼎、叶钟铃、徐艰奋。这是一部难得的论文集，是诸家精心著述论说的成果。

其七是《戏逐生命——学院诗人群年度诗集1997》，由台北的台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一九九六年出版，由主编萧萧写序《戏逐生命》，共收入十家诗人作品，他们是：王添源、林建隆、向阳、陈慧桦、汪启疆、游唤、古添洪、简政珍、白灵、萧萧。这本书是陈慧桦访星时赠我的，他原是马来西亚北马的诗人作家，曾与慧适、梁园、冰谷等人创组海天诗社，后赴台湾深造，获博士学位，留台当教授。当年我曾与他通过信，也为《海天诗刊》写过稿，算是文友之一。台湾诗人作品我很少阅读，对他们的作品知之甚少，今得阅读此诗集，也是一乐。

其八是《向文艺敬礼》纪念特辑（第四届），由新加坡文艺协会于一九九九年九月出版，编辑委员是：骆明、李龙、烈浦、韦西、成君，由健龙科技传播贸易公司制作设计。书前有骆明的序《横看成岭侧成峰》，书后附录受表扬的22位老作家名表与表扬准则，他们是：民迅、朱旭、刘星、麦青、苏启祯、杜红、李建、李涛、连荣史、何必问、何家良、陈妙华、陈荣照、陈清霖、林明洲、孟仲季、莫河、唐金华、烈浦、秦淮、黄叔麟、廖裕芳。也许你会问我：“你有否被表扬？”我要回答你：“有的，在第二届的时候，1993年。”我是于1990年满六十岁退休的，你还记

得吧？

其九是《新加坡作家小说选》，由中国河北教育出版社于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由骆明主编。其十是《新加坡作家散文选》，同样是上述出版社出版，同样是骆明主编。骆明的序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意思是说，干任何事都是漫长的，要能坚持，任何再艰难的路，还是能走下去的。对新华文学的发展路向，也应如此执着。上述散文选收入八十多家作品，小说选则收入五十多家，可谓洋洋大观。

你曾告诉我，编纂这类文选或丛书，常有沧海遗珠的缺憾。这话说来确是如此，虽说编纂者有心全面搜集作者及作品，但常有力不从心的遗憾。那些存有偏见的编者，各有偏向，各有界限，各有所好，那就更难做到中正不阿了。你说得对，不要因为某人不收你的作品而不安，也不要因为某人收了你的作品而沾沾自喜。写出好作品，尽力写好作品，才是为文的上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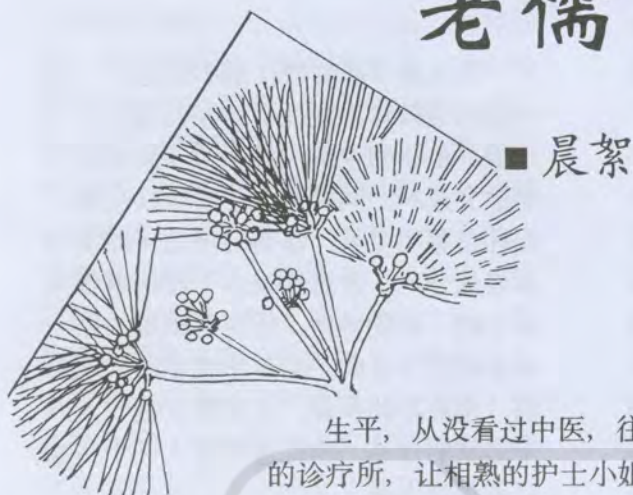
我一向没有竞争的心态，只希望能热心的参与，能参与就好，何必你争我夺？你也说过赞同我的心意，那我们就互相勉励，交友以诚，对文艺界的风风雨雨，静观其变，冷眼看文坛吧！

匆匆祝好！

林琼

2000年12月下旬于棕园 ❖

老儒医



■ 晨絮

生平，从没看过中医，往往在患病时候才十万火急飞往最熟悉的诊疗所，让相熟的护士小姐代我安排尽快给医生看病。然后，又赶紧取了药品飞奔回家。

当然，一抵达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快点吞药喝水，然后乖乖地躺在床上，不断地试验著心理学的其中一章：自信！反复地提醒自己，已吃过药物，病情很快很快将会消失！明天我将会生猛过绿潭中的青须淡水虾……雄壮过西班牙斗牛场中的公牛……气魄雄壮的木山营之伊班斗鸡……还有……郊外油棕园丘内的精灵山猴群……

或许，年老的长辈，真的还是不太能够接受西医哪！

也许，他们认为体内流著龙的传人的血液。故此，患病之时候也会更思念龙之传人的药方。也只有传统式的古代秘方，才真正药到病除的效果吧！大半的年长者，都较为信赖中药。

一日，年迈母亲猝然病重。家人惊慌失措，赶紧带她去找医生。会诊后，带著大包药丸回家。

一两天过后，母亲的病情依然没有起色，反而附加另类疾病纠缠。兄弟们又把母亲载去另一医务所诊疗。

同样的，也带回家许多五颜六色的西药丸。

母亲，总唉声叹气地向著这系列药物和疗程。作为子女的我们，更千遍万次的挂虑著身体虚弱的母亲。

天天探问著病情，都没渐渐康复，反而日久竟把母亲熬得病前病后仿若两人。大家都惊慌失色，纷纷建议送她入院或者送往专科医生治疗。唯有大哥较为平静，提议把母亲送去中医处，盼望最后的一份转机！

终于，兄弟们又载了母亲去见中医。结果，母亲天天都尝试著黑黔黔的液体，又甘又苦又呕心……

然而，母亲还是乖乖把它喝个清光！

几天后，大哥约我一同陪伴母亲去复诊。

生平没看过中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是什么样的医疗方式？

那日，扶著母亲的手臂，来到一家住宅，大哥熟练的牵引带路，让我见到了一位八十白头老翁。

老医师行动不便，他吃力的由楼上缓步下来。待他坐在我们的面前时，却发现他气色很好，谈吐斯文，眼色精灵手指光滑尖细……再看个仔细，其幼滑的一双手，真的很秀气，写出的字体，恰似中国古代出名的画家或书法的手笔，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毕竟，他的年龄是我的两倍，而且还绰绰有余哪！他的字写来还字字有劲，句句有款！布满寿斑的双手，掌心与十指更是红润洁净！秀气的手指，写出秀丽的字体。最难得的，还是他那装满中国医药知识的脑袋。

虽然年事已高，记忆仍然清晰准确！看著他平静稳定的细心把脉，再追究底的探问病情变化，然后一字一药的处方……

如果不是大哥陪伴著，我根本没有那份耐心和信心来见中医。

不过哪，即来之，则安之！这也好，倒训练与培养了我的耐性。慢慢的等他下楼……等他把脉……等他详问病情……等他开药方……等……

过后，母亲告诉我，年迈的中医师是出自书香之家，他的父亲，也是医学名家。而他，自小随父学医，至今，有六十多载的医学生涯。

母亲可以接受黝黑又苦甘难分的中药，而排斥五颜六色的西药。终于，母亲可以下床走动，一切家居生活如常了！

就此，让我有缘见过了一位年迈的医师，生平首次见过的传统中医！ ❖

斗灯谜



■田流(新加坡)

甲：灯谜，被称为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艳的小花！

乙：对，美得像玫瑰！

甲：不，灯谜没有颜色！

乙：哦，那应该有一种茉莉花香！

甲：也不对，灯谜哪有香味？

乙：这我可明白了，为什么要形容“灯谜像一朵小花”呢？

甲：那只是一种形容词而已。

乙：应该说：灯谜像一只老虎！

甲：象老虎？——怎么讲……？

乙：没听人说过“文虎”或者“灯虎”吗？”

甲：哦，那是形容灯谜像老虎一样，不容易射不容易打的缘故。

乙：所以，有人说“射”灯谜，或者是“打”灯谜。

甲：其实，灯谜就是谜语——

乙：不，这两者还是有些

区别的。一般上来说

灯谜多是“文义谜”，
谜语多是“事物谜”。

甲：古代的所谓“廋辞”

“隐语”等等，也可以说是和现代的谜语很相近。

乙：没错！其实华族的谜语源远流长——

甲：说远一点嘛，距今该三千五百年多年的历史了！

乙：三千五百年？那你的五十八代祖先，都还没出世呢！——说近一点儿呢？

甲：说近一点嘛，应该从宋、明以后开始，所谓“灯谜”、“灯虎”、“文虎”、“春灯”……这些比较新颖的名词才开始出现。

乙：有一点我老是弄不清楚，为什么普通谜语的代名词，总是要跟“虎”字挂钩呢？

甲：那是因为创造词汇的人是属“虎”的。

乙：这是根据什么典故啊？

甲：典故出在一部《灯虎专论》的书本上。

乙：《灯虎专论》？——没听说过。

甲：当然没听说过咯。

乙：为什么呢？

甲：这本书都还没出版呢！

乙：废话！

甲：不是废话，这本书迟早总会出版的。

乙：那作者是谁呢？

甲：区区在下！

乙：是你呀？！——《灯虎专论》是阁下的大著？——还没出版？

甲：没错！不过，将来一定会出版的。

乙：看来阁下对灯谜颇有研究嘛。

甲：岂止研究，还有心得，还有创见呢！

乙：是吗？

甲：你不晓得区区在下，有一个妇孺皆知的外号叫“灯谜之霸”吗？

乙：灯谜之霸？妇孺皆知？——妇道人家跟小孩子都晓得阁下的外号？

甲：正是。

乙：那太小儿科了！阁下恐怕还不晓得，我在文艺圈子里，也有一个响当当的外号。

甲：什么外号？

乙：很多人都知道我是“灯谜之王”！

甲：灯谜之王？

乙：（仿腔）正是！

甲：这下子可好了，我是霸，你是王，咱们哥儿俩是“霸”“王”碰在一块儿啦！

乙：对！两雄相遇，难免争斗。

甲：不争一争，斗一斗，就分不出究竟是“霸”强呢，还是“王”强！

乙：那咱们俩不妨在谜语上来斗一斗啦！

甲：斗谜语？——怎么个斗法？

乙：很简单，咱们每次轮流各出一题让对方猜，谁的谜底猜中比较多的，谁就是赢家。

甲：没问题，不过……最好还是有一些奖状还是奖金、奖品什么的，那才有意思。

乙：好！就拿一百块钱当奖金吧。

甲：一百块？行！如果是我赢了，你就输给我一百块！

乙：那当然。

甲：如果是你赢了，我就拿你一百块！

乙：（几乎上当）对！——不对呀，这么说，谁输谁赢，我都要付一百块给你？

甲：哦！（修正）应该说，如果是你赢了，我就输给你一百块！

乙：这才像句人话。

甲：好！咱们现在开始。

乙：行！让你先出题。

甲：你猜吧：鬼话连篇。

乙：鬼话连篇？猜什么？

甲：猜一部古典小说。

乙：那太容易了，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甲：对！果然是灯谜射手。“灯谜之王”不是浪得虚名。

乙：轮到我出题了；猜：孔夫子放屁”

甲：猜什么？

乙：一句歇后语。

甲：孔夫子放屁——文气冲天！

乙：对！“灯谜之霸”也非等闲之辈。

甲：轮到你猜：棺材老板咬牙！

乙：猜什么？

甲：也是一句歇后语。

乙：棺材老板咬牙——恨人不死。

甲：对！

乙：你猜：囊括全部冠军！

甲：猜什么？

乙：猜一句成语。

甲：囊括全部冠军——片甲不留！（侧掌掩咀，向观众暗示：“这些全都是从书本上抄来的。”）

乙：好！猜得准而快！

甲：你猜：天下无双。

乙：猜什么？

甲：猜一个字。

乙：天下无双……

甲：什么字？

乙：“单”字！

甲：错了”

乙：那是什么字！

甲：谜底是“旦”字——元旦的旦！

乙：为什么是“旦”字。

甲：天下指日下，无双当然是指单一，日下一，不就是个“旦”字了吗？

乙：“日下”怎么可以代表“天下”呢？

甲：我们不是常说

“今天”就是“今日”吗？

乙：“日”等于“天”，天下无双化成日下单一？

甲：你输了！来！一百块！

乙：（拟付百元现钞）慢着，先猜一猜：二划大，二划小。

甲：两大两小？买万字票哇？

乙：不是两大两小，是二大二小。

甲：猜什么？

乙：也是猜一个字。

甲：不难；（解题）大下有二，二下有小，这是个“奈”字！无奈的奈！

乙：错了！是秦字，秦始皇的“秦”！

甲：秦字？（马上理解）哦！上头是大加二划，下边是小加二划？有点儿意思。我猜“奈”字是大二小二，猜对一半，按说也该赢得一半——五十块。

乙：没这规矩！这回你输了，一百块收回！（藏起百钞）

甲：给你猜：“秋收在望。”

乙：猜什么字？

甲：不是猜字，是猜一味中药。

乙：（想了一会儿）我不常生病，中药名称我外行，猜不着。

甲：你又输了！一百块！——谜底是：地黄。

乙“慢着，先猜一猜我这道题：木字多一撇。

甲：猜什么？——也是猜中药名称？

乙：不，是猜一个字。

甲：太简单了，木字多一撇，分明就是个“禾”字，稻禾的禾。

乙：错了！是个“移”字，移花接木的移。

甲：“移”字？（即时领悟）哦，本字加上一个多，再加一撇，果然是“移”字。

乙：你输了，一百块扣回。再听我的这一首诗谜吧：

四个不字颠倒颠，
四个八字紧相连，
四个人字不碰面，
四个十字在中间。

甲：这是猜四个字？

乙：不，这四句同猜一个字！

甲：（重念后思考）我知道了！

乙：什么字？

甲：是个“米”字！——柴米油盐的米！

乙“猜对了！满分！

甲：听我再出一道诗谜吧

架上一条小青龙，
盘踞柱上一点红，
袅袅轻烟随风散，
雪花飘飘不是冬。

乙：这首诗谜猜什么？

甲：一种家庭用品。

乙：（默念谜题）我也知道了，是蚊香！

甲：没错！又是满分。

乙：轮到你听我的：

一样东西生得巧，
坐的地方比人高，
晚上肚里空荡荡，
白天肚里尽是毛！

甲：这猜什么？

乙：猜一件日常用品。

甲：（重念谜题）这是一件日常用品吗？

乙：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甲：怎样讲？

乙：有人常用，有人不常用，有人喜欢用，有人不喜欢用。

甲：多数是在出门的时候用，在家里不用，对吗？

乙：对了！你猜是什么呢？

甲：当然是帽子咯！

乙：对！要是没有提示，恐怕你就猜不着了！

甲：妙！——巧！来，我给你一个简单的：八字对半开，请你猜出来！

乙：捌字对半开？那不是
“别！字吗？分别的
别。

甲：错了！

乙：要不然，那一定是个
“拐”字咯？！拐弯
的拐。

甲：也错了！

乙：怎样会错呢？捌字（
以手势写出）切开左
一半，就是个“别！
字，如果切开右一半
，那肯定就说“拐”
字——错不了！

甲：你没有听清楚，我是
说八字对半开呀！

乙：八字？那左一撇，不
成字，右一捺，也不
成字呀！——没法子
对半开呀！

甲：谜语的学问，就在这
儿；你刚才说的捌字，
猜“拐”字或者“别”
字，只是切了三分之
一，不是对半切，所
以猜错了！

乙：那是个什么字啊？

甲：是个“3”字！

乙：怎么是个“三”字啊
？——你不是说八字
对半开吗？

甲：对呀？（以手势写出）
这样的——一个“8”字，
对半切开，不就成了
“3”字了吗？

乙：啊？怎么连阿拉伯字

也搬出来啦？

甲：打灯谜嘛，咱们又没
事先说好，不许猜阿
拉伯字啊！

乙：如果“8”字用横刀
一斩，那不就成了个
“0”（作手势；念
零）字了吗？！

甲：对啦！所以说，常猜
谜语、射灯谜，会长
智，会增进学问，道
理就在这点儿。

乙：这么说，今天的斗灯
谜，我这“谜语之王”
可斗输你这个“灯谜
之霸”咯！？

甲：不敢不敢，人们常说
“强中自有强中手”，
“一山还有一山高”，
台下的观众或听众有
的是擅长于打灯谜、
射文虎的真正“霸王”
和高手啊！

乙：这倒是一语惊醒梦中
人哪。不过，我这儿
还有一个特殊谜语，
相信你——这个“灯谜之
霸”和我这个“灯谜
之王”恐怕都猜不出
来的。

甲：来！说出来给大家听
听。

乙：你好好听着：
人人与人；
人人共人人，
人人人人诈，

人诈人人人；

人人人人下，

人下人人人，

人上人人上，

人人人其人。

甲：你在念些什么呀？再
念一遍！

乙：（重念）

甲：这一——这是一个谜语
吗？

乙：是啊！

甲：怎么上一个人，下一
个人，前一个人，后
一个人，左一个人，
右一个人……这么乱
七八糟的？

乙：你认真听就不会乱，
这谜语可写尽了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呵！

甲：那一——猜什么呢？

乙：不知道！

甲：为什么说不知道？

乙：因为，这是一个没有
谜底的谜语嘛！

甲：（出乎意外）啊？

乙：好啦！咱们俩的“霸”
“王”之斗，不分上
下！（放声喝道）双
赢和局！

甲、乙：（齐向观众捧拳）
谢谢包涵和捧场！再
会！再会！ ❖



霹雳江沙区中学生散文比赛优胜作品特辑

姐姐披上婚纱

致远方的明辉：

常听人说道，独自在异乡的游子在万籁俱寂的夜里，特别会感到孤独，思念故乡的情怀，更浓郁深厚。此刻的你，可否身历其境呢？别来无恙？已好久没收到你捎来的讯息。此刻，思念你的情怀更纠缠缱绻于心坎内，挥之不去。

在这美丽且岑寂的夜里，我无法入眠，感触良多。上心头的滋味，全都不是滋味。翘首璀璨的星空，一轮皓月悬挂于浩大无垠的苍穹，向大地递送缕缕的温暖，也趁机窥探人间的悲欢。偶尔，飘浮着的白云轻轻掠过那孤月，乍看仿似轻纱，又宛若一层皓皓的雾幔朦胧又凄迷。洒满一地的银灰，闪闪发亮，煞是好看。夜是属于静谧安宁的，也是沉思冥想的好时光。然而，在如此诗情画意的人间仙境里，踟蹰在脑海里的思绪却是多么地紊乱。

今夜，我应该是欢忻兴奋的，我理应为姐姐已披上嫁衣、嫁作人妇的喜讯而雀跃。但我丝毫也挤不出一丝笑意，佯装不出任何喜悦的模样。看著姐姐在一片喝采

高中组第一名

◎ 陈懿婧

和丰兴中

声中拖着姐夫的宽厚手臂，婀娜多态，雍容华贵地从教堂走出来，一股辛酸的感觉轻罩上鼻尖，眼泪也痛楚地在眼眶里打滚。我唯有轻咬上唇，强忍着那欲破闸而出的泪水。瞥见姐姐频频绽露出甜蜜的笑靥，一副幸福美满展露无遗的模样，我的心难过得很。然，我极力武装自己狠狠地压抑情绪上的波动，掩饰内心的悲恸，而微微一笑。辉，你了解我心底的痛楚吗？参加喜宴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然而我却感慨万分，万般滋味，更舍不得与姐姐昔日那段瑰丽甜蜜的日子。我不断告诉自己，慰藉自己：我是快乐的。辉，你可知道，我最后才发现有一种哀伤叫美丽，有一种幸福叫自欺。

赫然，与姐姐相处那段美好的时光，不动声色地映现在脑海里。种种的感想也盘踞在脑海里。眼见姐姐逐渐踏上坦途，拥有一个可靠的归宿，我也不禁为她感到骄傲、兴奋。然，回头一想，想到自己飘泊无定，枯燥乏味的生活，我骤然暗自伤

怀。曾几何时，我和姐姐共同携手去经历人生的苦难、挫折、荒凉、晦暗和绝望。曾几何时，我和姐姐一起拥有晨曦初起到晓夜星沉的快乐时光。如今这一切一切已不复在。想到这，泪水已控制不住地潸然落下。我甚怀念那段与姐姐出双入对的日子。

我深深领悟到，人生没有假设，也不能重来。一生中充满着悲欢离合，缘起缘灭。人生是艰难所雕砌出的传奇。在一生中不停地在起跑与终点处交替更换，以苦读的终点换事业的起跑，以青春的终点换终老的安定。命运是通达抑或蹇滞，生命是欢愉还是哀愁，似无常律，也不恒持。

书桌凌乱不堪的课本，根本就加重脑袋的负荷。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睡眠是为了明年的战役，啃书是为了应付考试……如风的少年为何如斯沉重？我不禁迷惑了……

辉，夜已深，不多谈了。感谢你的聆听。我的心已平稳多了。

就此搁笔，再见。

友
懿婧上❖

霹雳江沙区中学生散文比赛优胜作品特辑

参加婚宴的 感触

高中组第二名

◎ 郑佩盈

和丰兴中



今夜，一轮皓月高挂树梢，沁人的银液洒遍了大地，椰影在轻风中，婆娑起舞；不知名的蛩虫瞿瞿地叫个不停，似在互诉着衷曲。繁星正在絮语，宇宙正在叹息，草木正在萌芽。今天表姐步入人生的新里程碑。看着她披着一袭雪白的婚纱，展现甜蜜的笑靥，踏上氤氲向宾客致酒时，一层静溢的、温馨的、朦胧如醉的气氛顿时散发开来，我不禁在心底深处向这对新人献上我诚挚的祝福，祝他们鸾凤和鸣，向天涯记下一道永恒的回忆。

夜已深，月光翳翳，我禁不住感慨自己的身世。表姐脸上那股欢愉的气息，唇边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眼里焕发出的光彩，让我感觉自己是多么地寒伥与渺小。

从小，我过的是三月不知肉味的生活。家徒四壁，囊空如洗。活在贫窘与恹恹里，爹与娘已为了铜臭的金钱而发生了无数次的粗语。接着，就是一一场场旋转乾坤的暴风雨。爹的咆哮和咒骂排山倒海般地对她卷来。我像狂风暴雨中受惊的小鸟，大睁着一对恐惧而无助的眸子，看着爹和娘喧嚣成一团。

每每看到表姐的家庭髹上了一种幸福、祥和的光彩时，而我内心却只能盛载着懊丧与纳闷，心里面是多么地希望自己能被幸运之神所眷顾。

如今，表姐与夫婿携手创造美好的未来，有着一片绚丽斑斓的美景。我却只能时时沉浸在悲哀里，又怎能不让我被一种刻骨的悲伤所攫取呢？

五个月前，娘因患上一种顽疾，不敌病魔，已撒手尘寰，往黄泉的路上踽踽独行，独剩我看大地的苍翠、看落日的沉落。几个尙嗷嗷待哺的弟妹，嚎陶大哭的声音遍布在屋内的每一个角落，喊着要妈妈，让我的意志和灵魂都破碎了。

爹则走向歌台舞榭，他沉迷酒绿灯红，纸醉金迷……照顾弟妹的责任感鞭策着我，使我不得不放弃追求我的梦想，继续留在这寂寂无名的乡村里寻找糊口。

表姐的婚姻给了我莫大的感触与启示，我决定把弟妹们抚育成人，因为我相信哀悼和思念的昨天很快便会过去，明天是该属于欣慰与温馨的日子。

我最喜爱的一篇课文

高中组第三名 ◎ 陈静慧

江沙崇华国中

当和蔼可亲的老师教完《做生命的主人》这篇课文时，我已情不自禁地被它迷住了！它是进述造物者巧妙地创造出芸芸众生，并公正无私地赐于每个人自由，使他们掌握自己的生命，追逐自己的理想，开拓自己的天空……

每个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是一个新生命，面对自己的将来，他有太多路要走、太多挫折要克服。有些人成天自怨自艾，抱怨自己的命运不好，而这篇课文却使我领悟到，我们自己才是生命的主人啊！生命是掌握及操纵在我们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要好好利用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来充实自己，至少在我们的岁月里留下一点痕迹。正所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实实在在地宏扬自己的生命吧！“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篇富有意义的课文使我获益不浅，使我深深地领悟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在岁月中创造出美好的理想，美丽的梦，并且促使美梦成真！尽量克服那坎坷、崎岖的路，并勇敢无怯地走向那康庄大道。

我从这篇课文中深深地吸取不少的道理与知识，因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才”。人生的路，不一定风平浪静，没有暗礁，如何能激起美丽的浪花呢？屡扑屡起的原动力正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是任谁都无法取代的。

生命，本是一连串奋斗及努力的累积，而谁掌握了自己，谁就是最后的赢家，这篇课文使我感受到不屈不挠、力求上进的道理，因此，从这刻起，我不会放弃我自己，努力地做个生命的主人！ ❖



霹雳江沙区中学生散文比赛优胜作品特辑

我爱江沙

初中组第一名◎黄淑爱

江沙崇华国中



风，徐徐地吹着；雨，细细地飘着。一阵阵的凉丝丝的感觉，沁入心脾。那丝丝的细雨飘落在我的家乡——江沙的土壤上。这里有我童年的梦想，有我那青涩的岁月……

江沙——一个没有喧闹的小市镇，这里没有摩天楼，更没有豪华的高楼大厦，只有市民们温暖的“避风港”。

江沙——有我求知的学府——崇华，在这儿我学会了自立，学会了自治更学会了自信。在这儿我认识了一群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江沙——有我的“温暖窝”，这儿我有一群支持我的家人，他们的支持使我的心灵有这永垂不朽的力量。我爱我的家，更爱我的家人，这儿深藏着我的无知的童年、任性的少年。

夜里的江沙更是一片宁静，苍穹的星斗闪烁着，皓洁的月儿照耀着；它们互相衬托照耀着大地，仿佛江沙有着不夜城的故事。

别了微风，别了细雨，江沙依旧是我热爱的地方。这里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串回忆都值得我留恋。我爱你！——江沙，我会珍惜你！真的。



霹雳江沙区中学生散文比赛优胜作品特辑

星期天的乐趣



初中组第二名

◎ 黄淑仪

江沙崇华国中

晨光把我从睡梦里唤醒，星期天我从不懒床，为免糟蹋这美好的一天。早上，要是没有了鸡蛋三文治或牛奶加糖，一杯清水落在腹中，也是种享受。

星期天的早上，翻阅报章或看看开怀连环图的漫画，更可以扭开电视看卡通片，都能把上班一族或上学一群的烦恼抛掉，撕开绷紧的脸，捧腹大笑。

星期天，我绝不会让补习霸占这私人空间。我更不会穿上那约束的裙子和包鞋，而是换上便服，拖着木屐，悠悠地走向路旁卖虾面的摊贩，买碗虾面来吃。辣酥酥的味道，把我眼泪都给溢出来了，再叫碗红豆冰，来个热冷天攻，生活变有趣多了。

傍晚时分，到屋外的花园绕绕几圈，才会发觉花儿绽放得多美丽，上星期天撒下种子萌芽了。这时候，我终于放开挂在嘴边的埋怨，去欣赏世事的变化。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讨论每个人在办公室、学校或巴利里的趣事。闲聊里，我发觉原来我们很久没在一起慰问、关怀了。在星期天，就像我们约定好了，大家都好好地利用这天。

爸爸常利用星期天和我下棋，同时慰问我在学校里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烦恼。妈妈更利用这天，做不同的糕点。

星期天总有特别的意义，即是第一天，也是一星期里的最后一天。我们可以在这天歇下步伐，反省自己在一星期里的过错，然后再继续自己的路程。 ❖

霹雳江沙区中学生散文比赛优胜作品特辑

皇城江沙

初中组第三名
 ◎ 蔡淑玲
 江沙崇华国中

“江沙是什么地方啊，必定是一个落后的乡村地带！”这句话，我常在大城市游玩时听见。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江沙并不落后，更不是乡村地带。因为，它所拥有的特色是独一无二的。

江沙有的是魅力。在江沙，有一棵岁月超过一百年的橡胶树，虽然一百年并不特出，但它是马来西亚的第一棵橡胶树啊！

江沙的博物院，是用竹子建成的。它没有用到一根铁钉。博物院里摆出前几任苏丹的用品，如衣

物等之类的东西。

你会到江沙吗？告诉你，江沙的叻沙很美味哟！它带着马来风味，吃起来多么的爽口，好吃。除此之外，江沙的人情味很浓，你的到来，他们亲切地欢迎；你的离去，他们伤心地向你告别，这都会令你感到依依不舍。

我相信，总有一天，江沙会发展到一个惊人的阶段，成为一个著名的胜地，成为游客最佳游玩的地点。我更相信，这不是一场梦，因为它现在正在发展着，在进步着。

我很感激上苍让我出生在这平安的江沙。江沙是我的故乡，我对它的感情如深海那么深。我在这儿已生活了十四年，我不想离开它，因为我在这儿所发生的一切，所得到的经验，都是在它的怀抱里获得的。这些，都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大胆大声地对你们说：“我爱江沙！” ❖



文学丰富人生，使人生更加亮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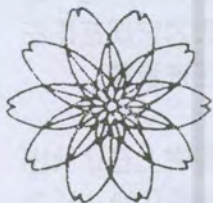
如果您有写作的冲动，请不要迟疑。如果您已有写作的经验，就更应该继续的写作。

- (1)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相声；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 (2) “文学蓓蕾”栏——欢迎学生与自修生来稿。
- (3) “文议厅”——欢迎读者、作者与编委对一切有关马华文学课题发表意见。

注：☐来稿请注明中英姓名、写稿日期，地址和电话。

☐请自留稿底，恕不退件。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清流》。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一) “评介，戏剧”请寄良木先生
132, Tm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二) “小说”请寄紫梦羚先生
136, Kg. Seba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400 Air Tawar, Perak.
- (三) “散文”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四) “诗歌”请寄郑可达先生
46, Tmn. Sitiawan J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五) “文学蓓蕾”请寄岳衡先生
79, Jalan Raja Musa Aziz, 30300 Ipoh, Perak.
- (六) “文议厅”请寄驼铃先生
8, Tama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

《清流》季刊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清流》。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 (国)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20 (4期)

☐ 2年 RM40 (8期)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勿寄现款。请用邮券(Wang Pos)。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本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券上请志明： 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逕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助印芳名录

[截至 26-1-2002]

常年赞助人

RM200: 许彩卿 江作汉
 RM100: 雷贤秀 姚一谋 雷用朝
 林荣照 杨观发 吴仕泉
 彭冰龙 梁向才(良木) 吴启祥
 陈有文 曼绒华校教师会
 实兆远南华中学校友会

RM50 : 陈亚峇

RM30 : 李鉴芳 方汉婵

随喜乐捐

RM200 : 陈有明
 RM100 : 张信昌令兹逝世捐款
 RM80 : 继程法师
 RM50 : 朱颖湘(岳衡) 谭 木
 RM15 : 刘秀华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在马来西亚，华文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属于“惨淡经营”事业，赔本又花精神，要长期出版实不容易。

《清流》是目前全马仅有的几份华文纯文学期刊之一，创刊于1990年3月，维持至今，除了不断自我鞭策，也得助于作者、读者、热心人士的支持。

我们恳请各界赞助《清流》出版经费，让涓涓细水汇成“清流”，潺潺不绝！

赞助办法：—

1.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RM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

2.随喜乐捐。

《清流》赞助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 (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 : RM_____

☐ 随喜乐捐 : RM_____

*请在有关之格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支票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迳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E调 $\frac{3}{4}$ $\text{♩} = 112$

彬如河之歌

词: 陈有明
曲: 林建南

5 ||: 1 — 2 | 3 — 4 | 5 — | 5 — 6 6 | 5 — 4 |
彬 如 河 水 长 流, 岁 岁 年 年
如 河 水 长 流, 流 尽 多 少

3 — 5 | 2 — • | 2 — 5 | 7 — 1 | 2 — 3 | 2 — • |
永 不 休, 流 经 多 少 土 地,
的 悲 欢, 两 岸 土 地 肥 沃,

2 — 4 3 | 2 • 2 1 7 | 6 — 7 | 5 — • | 5 — 5 :|| 1 — • |
历 尽 多 少 岁 月 悠 悠, 彬 香,
莱 浪 青 葱 处 处 飘

1 — 0 | 1 3 4 | 5 — 5 5 | 5 — 7 6 7 | 5 — • | 5 — 0 |
曾 几 何 时 彬 如 河 又 怒 吼,

2 3 4 | 4 — 4 | 4 — 4 3 4 | 2 — • | 2 — 0 | 5 1 2 |
可 怜 农 家 辛 苦 付 东 流, 伤 痛 的

3 — 3 4 | 5 — • | 5 — 0 | 5 7 1 | 2 • 2 1 7 | 1 — • |
心 向 谁 诉, 凄 苦 的 情 几 时 休,

1 — 5 | 1 — 2 | 3 — 4 | 5 — • | 5 — 6 6 | 5 — 4 |
彬 如 河 水 长 流, 流 尽 多 少

3 — 5 | 2 — • | 2 — 5 | 7 — 1 | 2 — 3 | 2 — • |
的 悲 欢, 何 时 平 息 怒 吼,

2 — 4 3 | 2 • 2 1 7 | 6 — 7 | 1 — • | 1 — ||
什 么 时 候 展 颜 欢 笑,

青年画家杨伟彬

艺术简历

现任：曼绒南华独中美工系导师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校外水墨画导师

1991 - 实兆远水墨画师生联展
- 全国第五届水墨画公开赛安慰奖(吉隆坡)

1992 - 全国第六届水墨画公开赛优秀奖(吉隆坡)

1994 - 实兆远水墨画师生联展



▲ 实兆远港口一景

- 1995 - 毕业于马来西亚艺术学院纯美术系水墨画专业文凭
 - “汇聚点”十一青年画家作品展(吉隆坡)
- 1996 - 获“商业美术设计”教师培训文凭(柔佛)
 - 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进修文凭
- 1999 - 第六届全国水墨画《新人》新秀创作奖(吉隆坡)
 - 第七届炎帝杯国际书画大展入选奖(中国湖南)
 - 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校友展(吉隆坡)
 - 第八届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书法教学修业文凭(森美兰)
- 2000 - 全国华裔青年画家创作展(吉隆坡)
 - 翰墨缘书画印全国公开赛获二等奖(吉隆坡)
 - 担任“2000年回归自然”全国水墨画营讲师之一(柔佛)
- 2001 - 荣获“世界少儿艺术大展”优秀美术教师奖(北京)
 - 获中国暨南大学短期进修文凭
 - 荣获“携手同圆”全国海报设计比赛冠军(吉隆坡)



▲ 邦咯岛福临宫

ISSN 1511-9211



9 771511 921009